

年

卷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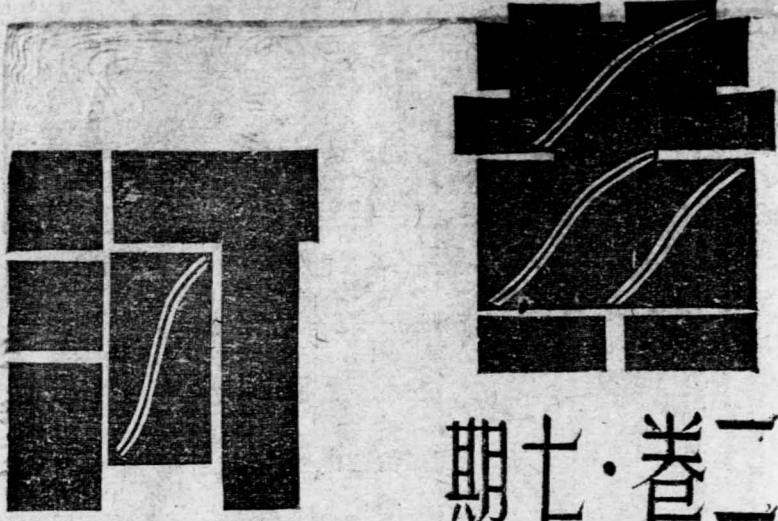
2

第

7-1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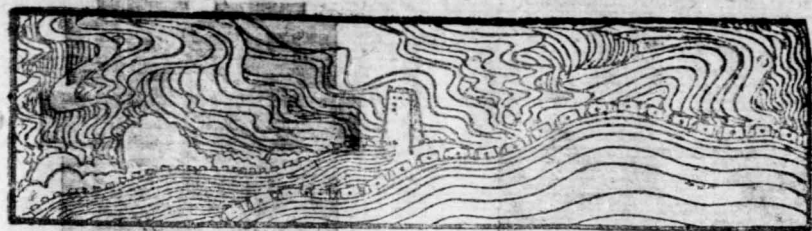
付  
16.12.22  
特觀班



期七·卷二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編行  
南京圖書館



# 二卷七期目錄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我的藝術生活和寫作經驗

「民族」的戲劇，劇運的坦途

爆炸

一個女兵的自傳

于陵

夜——在泰國

一個後方電台（特寫）

幽房散記

沙漠

追念

夜登江輪

蠶的故事

懷濟南

綏西前綫上的生產運動（報告）

黃河信箱

文論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葉聖陶 (七五五)
	我的藝術生活和寫作經驗	葉聖陶 (七五七)
	「民族」的戲劇，劇運的坦途	李桃園 (七六一)
	爆炸	王軍 (七六二)
	一個女兵的自傳	冰 (七六七)
小說	于陵	碧野 (七七三)
	夜——在泰國	辣辣 (七七九)
	一個後方電台（特寫）	路丁 (七八二)
散文	幽房散記	念慈 (七八九)
	沙漠	敬謙 (七八八)
	追念	寒玲 (七九〇)
詩歌	夜登江輪	沙雁 (七九〇)
	蠶的故事	東明 (七九一)
	懷濟南	劍文 (七九三)
	綏西前綫上的生產運動（報告）	北波 (七九四)
	黃河信箱	（七九五）
編後		（七九六）

中華民國三十年

九月三十日出版

主編者 謝冰瑩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戰幹印刷社

總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分社 蘭州曹家廟七號

門市部 西安西大街一三七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	零售	訂費	郵費
全年	半年	全年	全年
十二冊	六冊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元六角	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創作  
指導

#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冰瑩

## 一個青年作家的夢

「××先生：

請你恕我唐突，在冰凍靜的山居生活中，（而且又是養病期間）我寫了這信來擾亂你的心情，我共個今年剛滿十八歲的年青孩子，我有一顆熱烈的心和滿腔的熱情，我愛人生，也愛真理！從小我就喜歡聽故事，看小說，到現在我簡直被小說迷了，我不喜歡學校裏的每一門死板的功課，我愛一個人靜靜地捧着一本自己愛看的小說躲到樹叢裏或者無人到的荒野裏去細細地欣賞。

很坦白地說，××先生，我有個夢想，也許這是個太荒唐太渺茫的夢吧？我想做個作家！××先生，請你不要笑我，一個年青人，往往就喜歡說心夢的話，說真實話的，因為自己太崇拜作家了。所以希望自已將來也成為作家給別人去崇拜，但這是否就是虛榮心或者好奇心在作怪呢？××先生，請你對於我這種思想給以不客氣的批評，並且指示我一條出路，像我這樣學識幼稚，並沒有特殊天才，缺少文學修養的一個平凡孩子，也有可能成為作家嗎？

照理我處在這談風雲湧的時代裏，（在一個離社會不遠的鄉下）應該可以安心讀書，努力創作，但可惜沒有好的國文先生來指導我，自己更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下手，有時也試着寫些不成器的東西，但自己一看並不滿意，也沒有勇氣寄到什麼雜誌報紙上去發表，但我又愛惜自己寫的東西，常常用紙包了又包地藏在抽屜裏，生怕給同學們看到了，又要笑我想成文學家，其實我心裏的確是希望成為作家的，但是夢達到這個目的，究竟應該具備些什麼條件？從那些地方去努力呢？

××先生，我寫的太囫圇了，希望你諒諒，而且給我一個具體的答覆。我本想附足回信郵票的，但想到這問題一定有不少青年朋友和我有同感的，不如請你在「黃河」上做一个公開的答覆，讓他們也能看到，不知道正在養病的你願不願意這樣做？

謹祝

學生凌雲於與國中學八月二十六日

凌雲先生：

是一個悶熱的下午，我剛睡午覺起來，跑到山坡上去眺望，對面來了一個挑夫，走得氣喘喘地滿臉流着汗珠，他遞給我一束報紙和幾封信。我只說了幾聲謝謝，就連忙打開信來看，有一封字跡生疏然而很秀麗的信就是你的。我很高興地一連看了兩遍，而且一個字也沒漏掉，在這寂寞的山居生活中，惟一能使自己高興的事是接到友人的信，或者突然遇到一個朋友來遊山。因此對於你的來信，我一點也不覺得唐突，不覺煩瑣，相反地，我以最愉快最熱烈的心情讀牠，連佈花邊，天功夫對你所問的幾個問題，做一個有系統的答覆。

首先我應該向你和其他的青年朋友們道歉，爲了病，我早已向社中人事更動，新社長來，連兩個月的假也取銷了，要我立刻下山回黃河付印，否則我多在山上一天，黃河就遲一天。自然，我不願黃河因了我的關係而耽誤，但事實已經耽誤一個月了，爲了有這種苦衷，也許我山居三月的計劃不能實現，那麼這封長信能否寄在山上寫完，我還沒有把握，問題如果答覆得草率簡單的地方，只有請你原諒了！

凌雲先生：這是非常有趣的事，一見你的名字，總會聯想起一計志凌雲一四個字來，我想你的前途將一定很遠大的。在你短短的信中，





充分地表現出你的思想，你的感情和你的志願，一點也不錯，和你同樣做著這成作家夢的青年，實在太多了！在西安，幾乎每天至少要接到三四封和你類似的信。我正苦於沒有機會詳細答覆他們，感謝你的信來，引起了我的興趣，雖然在病榻期間，但我也願每天分出一點鐘聽聽來和你們談話，否則，我生活得太空濠太清淨了，會對不起在前方流血的詩士，和在那方流汗的同胞們。

凌瀟先生：你說年青人喜歡說心裏的實話，中年人又何嘗不是一樣呢？其實一個想從事文學的人，根本該說說實話的話，一直到他老死時為止。這話，是我說着使你極興與我說話，我並不願你成為作家，我希望你做一個科學家，或者發明家，甚至一個有技術的工人，農民都好，總之不要做作家。

為什麼我要給正在熱血沸騰的文學青年的頭上設下一道冷水呢？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我知道要想成功一個作家，的確是一件很困難困苦的事情，在他生活的歷程上，一定要經過多少血與淚的洗禮，受過多少磨折與刺傷，讀者的所謂作家，絕不是指那些在報紙雜誌上發表幾篇文章，幾首詩或看出版幾部稿子的作家而言，而是指那些已經在作品上成熟，而且在社會上擁有無數萬萬千讀者羣衆的作家而言。他們的作品，能够代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他們具有天賦的文學天才，能在很平凡的環境裏，找出特殊的題材來產生一部不朽的偉大的作品。他們不是那些粗製濫造的作家，不是富有虛榮心的作家，不是僥倖成名的作家，他們是抱着用文學來改造社會的決心，盡畢生之力，造福於人類，像這樣的作家，才是我們崇拜的作家，才能真正算得上作家的資格，但是，朋友，請問世界上有多少這樣的作家呢？

在中國，想成為作家，實在太容易了！只為你曾經發表過幾篇文章，別人就會給你戴上一頂作家的帽子，因為太容易，所以在人們的腦筋裏，生出來兩種不同的印象：一種是好的，能促使年青人們走上文學之路，一種是壞的，他們譏笑中國的作家如過江之鱈，一提到作家，便現出一種鄙視的態度。其實這兩種現象都不應該有的，我們需要研究文學

的人，儘可走上文學之路，「不開收權，但願耕耘」，我們不應先有饑寒望，好假從事於文藝，就非達到作家的目的不可！只要你將來產生了不朽的作品，自自然然地社會就會送給你作家的頭銜，無須乎你刻，更無須乎你去爭取。至於後一種人，當然太不應該，從事文藝創作是一件多麼神聖的工作，自古以來，不論中外，作家負有轉移風俗，改造社會，造福人類的重大使命，社會應當尊敬他，愛護他，怎麼可以隨意譏諷與輕視呢？

上面說了一些關於作家難的話，也許你看了會感到不高興吧？但如果你能很坦率地把我寫的這二十封信讀完，我想至少可以給你一個從事文藝的參攷。

文藝是苦悶的象徵，從事研究文藝的人，首先要具備不怕苦，不怕窮，不怕批評，不怕挨罵的精神才行。文人的苦與窮，用不着我說，大家大家都知道的，有時為了擁護真理正義寫出替詞小民疾呼願自由和平的文章，會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而遭受牢獄之災，這是很平常的事。凡是進過小學的人，誰都知道秦始皇為什麼焚書坑儒，在軍閥時代和亂在日關統治下的淪陷區域裏，根本沒有文人發表言論的自由。但真正有節操的文人，他們為文學而生，為文學而死，那怕環境再惡劣再不自由，他們也要奮鬥到底的。

朋友，你想献身於文藝嗎？首先請你認識文藝的使命，和你今後的生活，你應該不怕苦，不怕窮，不怕一切的引譽與危險，把你的心整個地獻給文藝像獻給你的愛人一般，朋友，你真能這樣做嗎？不後悔嗎？不中途變志嗎？

底下，我想再告訴你文學與人生的關係，作家的使命，怎樣搜集材料，怎樣寫小說，怎樣寫戲劇，怎樣寫報告文學以及關於風格，構思……等問題，大約有二十封信，如果中途發生事故，我想一直把牠寫完。

這封信就寫到這裏為止，手有點酸了，天色也黯淡起來，窗外的風吹得我有點兒顛抖，朋友，明天再談吧。

(未完)



# 我的藝術生活和寫作經驗

葉鼎洛

這裏我只能分做三段來寫：一是我的藝術生活。二是我的寫作經驗。三是結論。

## 一 我的藝術生活

回想起來幾乎好像是遠古時代的事了。生長在前清末年那樣的社會的大家庭裏，從小我就喜歡畫畫，寫文章，喜歡看畫譜傳奇小說，我家裏是堆滿了這些東西的。在小學中學，國畫，作文這兩門課目是我的拿手，物理化學之類近乎應酬，也還喜歡，算學是我的仇敵，許多次鬧病都因為答不出問題，是黨文題實在異國文圖畫老師給我幾塊錢發給我的。我愛山水，花卉，本不願帖自由選擇的木鎮，人物畫常常在學校黑板上畫豬八戒孫悟空之類，噁住了年紀大的同學。寫小體的動機是因為看了水滸傳，我賣了三十回「風塵奇俠傳」，唯一的附屬和批評家是我的父親。我又賣了二年綢緞舖裏的學徒，生實學不好，悶悶不樂，總是寫小說，來開解我也沒有多大出息，他憤世昇風雅碎儒商，常叫我寫後眼辦法看他收錢的蛋，我聽了些毫無自得的理論，噁住了老闆。此後我就進了上海美術學校，被老師劉海粟的理論噁住，決心想做一藝術家。我入的是西畫科，學費人體習作和郊外寫生，漸漸懂得藝術是怎麼會事了。這時我沒有寫文字，老是採薪煮木炭條和油畫筆，在人體和自然界的把握上我心，忘記了世界上還有別的事。同時被同學鼓動，上台去演戲。第一次上台我兩條腿發抖，幾乎摔下台來。後來老練了，記得和倪貽德等在學校裏演「血鎗」，我擔任了好幾個角色，並且另和一個同學演「關公走麥城」，我擔任馬夫，練習翻跟斗和打車輪，各種把子和台步，在乾坤大劇場花了多少錢，因此鬧了一場大病。藝術磨險了我，除

黃河月刊

二卷七期

了想創作外，沒有別的心思。但是畢業之後，我的藝術沒有人過問，我只好到湖南去教國畫，教的是藝術，但我自己的技術只是荒疏進步，沒有法子補救這種煩惱。聯合同學開了幾次畫展，雖獲動了長沙的文化界，但歐化的藝術在中國社會打不開局面，我將來永遠不能以藝術為職業。這樣的煩惱心裏明白。教課之暇，我開始研究文學，買了很多的書。同時早已放棄了一廬廬奇俠傳一的作風，寫了些新短篇小說。當時趙景深和田漢教國文，趙景深拉我出一「瀟湘綠波」，我毫無自信，向老趙請教：「我的東西行不行？」他說「行」，我放胆寫了「白郎的一一」等處說，後來到上海出了小冊子，大概早到廢紙堆裏去了。田漢拉我演戲，我被老田認為「很能够演戲」，就放胆在長沙登了幾次台，自認我那個演員，是萬趕不上現在的演員的，不過自以為「很行」罷了。因為演戲，唱戲，出刊物，被當時長沙教育界，尤其是被一部分研究尼克斯的學黨和青年目為「行為浪漫，有失師範」。開除了一教籍」。當時我搬到雲中學藥劑科的樓上，夏日炎炎，但我的心境忽然沉靜，就寫了「前夢」。這是篇近乎五萬字的長篇，用第一人稱自述的格式，打這青年學子的感傷的，後來在光華書局出了版，竟有許多朋友寫信給我說「你使我流下了眼淚」。我自己很懷疑，「我能使別人流淚嗎？」但我寫作的興趣格外提高。把書放到一邊兒去了。

從湖南到上海，在美專教給筆畫，一張自畫像自己覺得畫得很漂亮，掛在教室裏做模範，給人偷走，我很惋惜，但我的心境完全鑽到文學裏去了。當時和田漢住在法租界，上課之餘，拚命讀書，鬧得頭昏眼花，神經衰弱，讀的完全是戲劇作品。但是不知道什麼道理，那時我全沒有想到寫戲劇，只寫了些短篇小說。田漢想拍電影，我和他一起搬到新

七五七

少年影片公司去，我們的影業前途似無希望，老田成天在外亂跑，我住在冰冷的一間朝北屋子裏，又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却被同學許開天硬拉回東北去，幫他去辦學校，不習慣關外生活，煩悶得很，又寫了幾篇遊歷體的散文，登在當時奉天的民國日報上，又作了幾張油畫。開始結構「烏鴉」中篇小說的輪廓。半年後又回上海，參加南國電影公司，我不想放棄繪畫，和朋友一起到日本繼續研究繪畫，在異國寂寞中，心境又歸沉靜，作了很多黑白畫和油畫。後來刊登在「良友」上。又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寫成了「烏鴉」。回國之後，和「南國」朋友唐槐秋，田漢等一起過了幾個月奇窮的日子，把許多短篇收起來出版了「男女」。又給朋友們作插圖。因為太窮，二次到東北去任編輯。因為政治關係朋友都逃了，寂寞中開始寫「未亡人」十幾萬字的長篇。同時又寫了「妓女之歸家」「白痴」等作品。一年之後又回上海，正趕上田老大想辦南國藝術學院，我幫他籌繪料的技術功課，同時也上戲劇科的小舞台做演員，演「未完成的傑作」，和X彼此見了舊人的鬍子，越看越不像朋友，忍不住只要笑，急得田老犬在後台跺腳。這時期完成了一「未亡人」，又寫了一「沙明王」之死。「南國藝術學院」倒台，朋友星散，我一個人通宵在小樓上寫「雙影」，夏日的晚上，點了洋蠟，赤着褲，餓了就用麻繩把籃子綁下去買饅頭吃，不到一月寫成一「雙影」。這個時期出版了一「烏鴉」，「未亡人」，「白痴」。當時上海書店雲湧，小錢風行，我倦於奔波西走，很想賣文生活，但是抽版費不敷又不能打官司，衣服又被人偷走了。沒有辦法又到廈門去當編輯。住在風光綺麗的鼓浪嶼，天天渡海談，寂寞中又寫了些後來收在「他鄉人語」裏的短篇，同時給廈門電影院作說明書，天天看電影，把當時外國的幾個名星的相貌記得爛熟了。廈門印書館又倒了台，我覺得真是倒霉得很，重新回上海，出版了一「他鄉人語」。當時一個人住在英租界，平空生了一般的氣，什麼人都不想見了。都遞夫讀了我的「烏鴉」却很高興，興奮地來鼓勵我，勸兒又給他提起來了，和他和夏絮帶出刊了「大眾文藝」，出版了一「雙

影」。這時候，接到了許多朋友讚頌我的信，並且有許多老朋友要來我，倪貽德老先生甚至說我的技巧已經到了頂點。我很高興，但仍是很懷疑，因為我又認識，想做「文學家」和當初想做「藝術家」一樣犯着不認識中國社會的思想幼稚病了。文學和藝術一樣不能當做專業。從來我畫的幾張油畫，早就送給朋友掛在客堂裏，小說出了版，抽不到什麼版稅，實在夠不逾社會，沒有辦法，重新到河南去教書。

到了河南開封以後，那樣的環境和地域，最初使我的精神很苦悶，後來認識了幾位同是喜歡寫作的朋友。萬曼，黎錦明，于蔭蓀等先後在開封出了「銀砂」「平沙」等刊物，不過那類刊物，並非文藝刊物，文章已被人硬拉着引到駁雜的方面去了。在開封住得很久，在應酬文章之外，又想以全力寫「波希米亞的夢」，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討論戀愛問題的，同時先後又寫了關於社會問題的許多短篇，在當地的報紙和上海南京的雜誌上發表，這些東西，本來原想收集起來俟機會出集子的，經過日本鬼子的搗亂，大概都早已化作飛灰了。當時河南大學一部分同學，想作話劇的活動，又和幾個朋友組織了新聯劇社，大家推我做導演，其實舞台設計，佈景，導演，都是我擔任，並且又充了演員，自然我對於導演術沒有研究。我的導演方法，也不過自以為「很行」罷了。那個時期，老朋友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到了開封，他們稱我為「團董」，我就以「團董」的資格幫忙。在開封，鄭州等地演過戲以後，我和他們一起去重遊北平，我充了「茶花女」裏第三幕的客人，穿了禮服，化了裝，可是上台之後全不用說話，陪着人打撲克，世界上再沒有這樣舒服的演員了。從北平回開封之後，過了幾天的日子，練習作中國山水。日本鬼子搗亂，我就到了西安，參加數語等組織的中國戲劇協會，生平第一次寫了一「漢好的跳舞」劇本，又給河南梆子名角常香玉編了個抗日通俗劇本「關東三女俠」。此後又在天水行營改清部擔任藝術工作，用去了很久的繪畫技術作了兩頓總理像和委員長像的油畫，又畫了些運糧畫，寫了幾個抗日獨幕劇，我的藝術生活，到現在截止，就是

如此了。

## 二 我的寫作經驗

上面向大家報告了我的藝術生活，其次報告我的寫作經驗，關於這個敘述，也可以分做兩項來說：A，生活和閱讀。B，怎樣寫作。

### A 生活和閱讀

很多寫作者差不多都承認，生活和閱讀在一個寫作者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寫作的目的，是要聯繫一個「真實」。——「真實」並非「實在」，但「真實」是從「實在」的現象中抽斷出來的結論。「實在」的現象包括着「人生」「社會」「自然界」，並且還有「政治」「思想」「時代」上的許多問題，是很複雜的。寫作者第一步先要去了解這「實在」，所以就得多生活，去作多方面的接觸，既要去觀察複雜的社會，又要體驗人生應有的經驗，也要到自然界去遊覽，「政治」的判斷是根據一個國家的輿情的，「時代」的認識要站在世界觀點上，思想問題是哲學和科學的思索造成的。爲了想寫作，我曾經瘋了似的去作多方面的生活，但是複雜的生活常常使我的腦筋陷於混亂，生活也凌亂，在人看起來幾乎不像個人樣，然而就這樣苦幹，也還是覺得不夠。除了生活外還得閱讀。因爲一切的書本是前人和今人苦心經營給我們的指示，我們是應該虛心接受的。因此我又喜歡讀書，我曾經濫買書籍，除了許多重要的文學作品外，其他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社會科學等類書籍都買，當我動極思靜的時候，我就杜門不出，看這些書，在人看來我又成了孤僻的書獃子，也不像個人樣了。

### B 怎樣寫作

生活和閱讀，是可以孕育作品的，其實生活也就是閱讀，生活是讀活書。閱讀也可以說是生活，閱讀是可以活讀腦筋，不致使我們的腦筋

停止在一個小點上，生活和閱讀合起來，也就是大學上說的「兼知格物」的意思。我常常喜歡把一切事象和書本合在一塊兒來思索，得到「原來如此」的感想。我讀書最不願意讀那書上說的一零碎道理，所謂「斷章取義」是要使我們上當的，我讀一本書是抽去它主要的立意，和它的思想出發點。我接觸社會也不喜歡聽人家嘴裏的胡說八道，只研究他這樣做法是什麼意思，他爲什麼要這樣。這樣歸納起來，和書本合在一起，我就知道「原來如此」了。

這「原來如此」就是所謂「真實」。我得到了一個「真實」，我就想開始寫作了。但在我的興趣上，我不喜歡寫平鋪直敘的平板的東西，我總喜歡寫成一件複雜多角的作品，用複雜多角的故事表現那個所謂「真實」。所以我得到一個「真實」之後，還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把許多耳聞目睹的零碎故事，也就是前面說的一實在「一連串」起來，先搭成全書的架也就是所謂「結構」，然後再去選擇書中人物的一模特兒，就是所謂「典型」人物，再使這些人物發生各種關係，再決定這些人物做些什麼事，什麼事在什麼地方做，也就是採取怎樣的「背景」。這樣大體決定之後，然後按着節目，繼續達到動筆。我的作品是我喜歡寫的，但是因爲生活上的種種阻礙，總難達到這樣的目的，所以有時只好寫一個人或一個簡單故事，成了短篇小說。

但不論長篇短篇，我寫東西總需要「想像」的，並且需要「靈感」。沒有一點「靈感」總造不成「結構」，沒有一點「想像」總覺得寫不成較深沉的東西。曾經爲了想寫作較滿意的東西，我總想擺脫一切雜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但這樣的機會實在不可多得，在人世的熱鬧中，我往往只能寫些敘事和說明的文字，寫這類文字，我也總喜歡按着題目，照着方法寫成一篇不出軌範的完整東西。但有時連這樣的東西也寫不成，我就只好有一點感想爲出發，寫了些「隨隨便便」的文字，這就是所謂隨筆。

## 三 結論



# 輪江登夜

## 雁沙

山城，這大後的防的搖籃，  
被人們甜意的琴聲繞過，  
夜不閉門，傳過夜為的悲曲，  
賦子規啼過哀怨的，帶着淪亡的  
哀怨。

夜半，  
我心跳正驚醒着一層雲打底  
的恨然，  
悄悄我離開了家——登上停在  
橋頭的滑梯。

淋着雨絲，  
沒有風片，  
編織去草對接水的聲音，  
單調的響在耳邊。

身前，  
搖擺着照歸的風塵颯盡，  
不明不暗，  
孤朦朦的光陰閃閃。

突然那  
急喘的江流，  
沖擊着石灘，  
似鬥爭的交響，  
似肉搏的吶喊。  
(一片，原來是雄壯的江聲—  
片！)

夜天又是雨天，  
碼頭上很少有人來送餉，  
祇兩個守兵，  
和一個小販，  
(啊，好一個淒涼的江畔。)

上了船，  
東望西望，依暗淡，  
東望西望，仍沉昏，  
遠近都是黑漆一團！  
(我心底，也是茫然的黑漆—  
團。)

這團，  
我儘把心頭的鄉思，  
拋下流水，  
帶給故鄉的江南。  
(那愛羅的東海岸。)

上面那一些敘述，關於藝術生活，是我在文藝方面活動的敘述，寫作經驗，可以說是從來寫作的態度和過程。實際上「怎樣寫作」，也就是「寫作法」這個問題，純粹是「技術」上的問題。關於藝術上「技術」方面的問題，有很多專書「藝術理論」的專書，好像是一「編歌法」一「小說作法」之類。關於繪畫方面，因我垂了很久，也不敢提到。繪畫技術，也有專書，戲劇方面也有很多技術理論。因為我早年拋棄了繪畫以後，藝術興趣，移轉到小說方面，上面的話，也僅就小說方面敘述，並且就在小說方面，也是僅僅說，說不出什麼來。但我却深深感到，各種藝術品在創作上是有着一個共同的原則的，一種藝術的創作過程和它的創作方法，同樣可以適用於其他藝術的創作上，不獨繪畫的地方，就在各種藝術屬性方面的理論，這個理論無疑是技術的理論，亦即上是從屬的理論。凡是研究藝術的人，想創作的人，必須認識技術理論是從屬理論，從屬理論必須依附藝術上主要的理論，主要的理論就包括在「表現真實」這一個涵義中也就是說「一切藝術是表現「真實」的，這「真實」絕對不是「實在」。並且這「真實」不是有永久性的，也不是有絕對

的標準的。它是隨着政治和時代轉移的。如果藝術家以為「真實」是對不變的，他就會陷在一種絕對「唯理主義」的謬誤裏，他將固守着二種哲學，結果會顯得孤獨，作品也將要開倒車，僅僅成為給自己服務的東西了。從屬的理論，因為純是技術方面的，它的改變倒是過渡的，有時竟可以才改變，但藝術家決不能固守從屬的理論，如果他專講從屬的理論，也會陷在一種「惟技主義」的謬誤裏，他將固守着「一種方法」成了一個匠人，決不會有所創作。理論要以事實為依歸，事實要以「真實」為依歸，而「真實」是依着政治和時代轉移的，所以藝術家也要隨着政治和時代的要求把握「真實」，這是我個人的感想，至於對不對的問題，是要和眾共同討論了。

我從來沒有敢把藝術當作專業，因為我自以為我。又因為我的興趣多了多方面的，所以至今鬧得一技無成。歸根說起來，我從前寫的東西，也只能算著作，算不了創作，過於謝先生的要求，說了上面那些話，我自己內心是感着萬分的難受和慚愧的。

(完)

# 「民族的」戲劇，劇運的坦途

李模園

如大家所週知，劇戲有三種必備的要件：劇本、演員、觀眾。

觀衆所以被引爲必需要件之一，根據「藝術是社會的」這一觀念，藝術家之所以成爲藝術家，因爲他們不但有藝術的思維，主要是有藝術的表現；表現云云，是從抽象的變爲具體的，由個人的變成了社會的的代用辭。

藝術的價值，不特在其一有藝術的表現一，而且是要發揮藝術品具象性之強弱，以及社會性的寬狹加以評定的；前者可稱爲表現的深淺，後者可稱爲表現的闊度；有最高評價的藝術，應該是入人甚深並影響極爲普遍的藝術。

象，在藝術上的作用，負有把藝術家心靈上的形態，譯爲一般人可以感覺的形態的使命，亦即是把一般人的心靈渡到藝術家原有的心靈去的橋或船的作用。說爾斯泰說，藝術是入人的心靈交通的工具，象，就是那工具的工具。

這一工具的工具之能否有達成它的使命之可能，或其可能性之或大或小，全視藝術家是含有能力攝取，或其攝取是否適當——攝取得好，則其具象性不特強而有力，入人至深，且藝術家所欲表現的思感，亦將爲大多數人所能同思同感，由星火成爲燎原。

戲劇藝術上的象，事實上就是人物的性格，以及人與人之間所發生的糾葛。這，同說家所處時代的歷史同價的環境是有着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的——以一個觀察不習慣的性情，同一個素所慣知的性格比，觀衆是將與後者同其苦，以一種觀衆素不熟悉的風俗同一種素所慣常的風俗比，觀衆是將與後者同其樂的。

進一步講，性格的養成，先天的氣質是可以修正的，後天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古人說：「居，移氣」。氣，可說先天的氣質；居，可

說是後天的遭遇。然則性格同人的糾葛，事實上很可能說就是一種東西，這種東西便是社會的風習。馬克、伊可維茨說：「語言，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社會生活之明鏡」。

社會風習中，時間性空間性是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的。成爲一種風習，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代表這時間性的是歷史。所以，有此種歷史的社會，同有彼種歷史的社會，其風俗當有不同。歷史，是人類生活的記載，人類生活自古就受着地理上的限制，於是，此一地的人類生活往往不同於彼一地的人類生活，生活不同，風俗各異。

這種歷史的地理的作用，明白地反映在後來的社會生活上，造成社會風習的不同，也造成此一民族與彼一民族的各不相同，成爲民族區分的主要原因。在一點，法國派社會的藝術論者，難在用語上給別人打翻得體無完膚，在事實上，這一論旨還是具有他們相當的影響的。

反過來說：假如戲劇藝術必須表演給觀衆看而後可稱爲一社會的的話，採取觀衆在觀念常常遇到的人物同事件，必然會比採取觀衆在觀念上毫不曾遇到的人物同事件具有更強烈的具象的作用；採取觀衆在生活上息息相關的風習，必然會比採取觀衆在生活上全不習慣的風習具有更普遍的感染力——而，假如社會風習是戲劇中之一象一的放其本兩生地，假如民族性同社會風習確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話，則最適合於觀衆興趣的戲劇，也就是最「民族」的戲劇——再反過來說，最具民族性的戲劇藝術，也就最符合於觀衆興趣的戲劇藝術。

不幸，博得德那派產生於「藝術之無關心論」的國度的人也說過：「不習心售與多寡的舞台經理是優員」（大意）！這，豈非十明即掩糟說：唯有採取民族形式的戲劇，才是我們底戲劇運動的坦途了！



# 爆炸

(獨幕劇)

王曉

時間：一九四一年七月初

地點：瀋陽

人物：李耀輝 東北義勇軍某部的密務工作人員

王 榮 與耀輝共任同樣的工作，性情急躁，二十六歲。

鄭劍秋 一個眼明手快，胆大心細的人，二十五歲。

鄭劍秋 一個眼明手快，胆大心細的人，二十五歲。

房東 一個能幹的女密務工作人員，二十三歲。

房東 一個能幹的女密務工作人員，二十三歲。

警察及日本間諜山口。

日軍官及日軍多人。

佈景：一間不十分明亮的房子，陳設得很簡單。

中間放方桌一張，四週約圍有椅子四五個，靠左側是通外邊的门，門的左首是一個落滿灰塵好像久未開過的玻璃窗，窗下擺有面盆架一個。另有一門是垂裏面套間的，最惹人注目的，是靠屋角放着一桶煤油，右側並放有床一張。

幕開：桌上點着一盞煤油燈，李耀輝正伏在桌上寫字。時時抬頭向週圍及窗外張望。房內的空

氣顯得很沉寂寂涼涼，並含有一種自然的靜。

李 穿了一件破舊的夏中大衫，頭髮長而乾燥，鬍鬚很高，眼光尖銳而堅定，緊張的情緒，內心深處隱藏着一件重大的事，這時由窗外透進來淡黃色的光線，知道這是一個太陽飄落的黄昏。

李 一會兒，鄭劍秋自內室上，他夾了一件長衫，穿了一件破西服褲子和滿是泥土的襪衫，頭髮下很整齊，兩眼深陷而有光，是一個又高又瘦的人。他一眼套間出來，即把所夾的衣服放在床上，走向洗澡盆架的地方洗手和臉，窗外射進來的微弱的陽光，可以照見他疲乏的面部表情。

李 (停住了筆問鄭) 怎麼樣了？老鄭？快完了吧！

鄭 嘿！快完了！老王還在下面呢！(洗完了臉，自胸前口袋中取出紙煙，用方桌上的火柴點燃吸煙)，你下去看一看嗎？我老怕這

李 個羅盤不準確，像上一次我在長春炸本莊營一樣，白費事不算，還連累了不少人。

李 可是不走，但願不要出錯，別讓我們白白地費了這兩個月的事！(停筆，立起，在屋內轉

地踱着) 依我看，也許不會有什麼意外，現在只有這僅僅的一天了！

李 那個誰都參不了！

李 我剛才正寫這份報告書的時候，似乎又聽見門口的那個警察來找房東說什麼話，媽的！我看那小子不是什麼好傢伙，說不定他們和日本間諜通着氣！

李 喂！你小聲點不好麼？我自從看見那夥羅來過幾次以後，就有點起疑，疑心那五八哥在

李 中間搗鬼！因為這幾天正忙著裝地雷上的銅帽，所以一直也忘記告訴你！(走向窗前去又是黃昏，嚮外！嚮外！來到這間小屋子裏已經兩個月了，(祈求地) 希望這重大的事情趕快卸了吧！

李 是的，老鄭，可是這擔子卸下去以後，還有更重大的擔子在等着我們呢！

李 (有所感觸地) 是的！……；

李 (腳背敲着窗子站着，用力吸他的煙，李說下衫，露出裏面時看的襯衣和西服褲)。

李 老鄭，這份報告你存一下並且守在這兒不要離開，我下去看看不就來！(遞一份紙給鄭，由插委間的門下)。

是了，你下去吧！（坐在桌前披閱那一條條當雷）。

（玉葉由內門出來，一個臉挺黑，挺健壯的人，滿臉汗和塵土，身上有泥的痕跡，褲子和襯衣也是很溼。）

王

老鄭！完工了，哈哈！明天晚上，明——天——晚——上——（一字一字地故意拖長了重，得意地）我要看看日本的宮本殿下死在我們的炸藥之下！（走向盥盆架洗手和臉）

鄭

老王，不能這樣大聲的喊叫！（低聲）你不知道這兩天外邊的风聲很緊麼？

王

我到沒有聽說！又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昨天老黃門的房子已被日本憲兵搜查過了，幸虧他們酬付得好，才沒有出漏，要是再傳

老張們鬧的亂子，那我們預計的，三處地雷

功的可能性更小了一點！

王

（洗過了，走向床邊躺下），媽的！老張們是怨他們自己太大意了才失敗的，可是老黃一向很謹慎，爲什麼這次走露了風聲呢

鄭

聽說這次宮本來番騙，許多日本間諜都出動了，土匪厚也在這兒，老張的事，不就是吃了山口的虧麼？（低聲），老王，現在，只到我們這一處沒被檢查，可是也被他們注意

廣 西 月 刊

到了！

王

（夾起紙），真的嗎？（憤憤地）這一整箱，竟與得這麼靈敏！我看，（指煤油桶）東西到底會用著的！（像突然想起一件事似的）噢！我遺忘了，天黑了，紫玉爲什麼還

不回來！

可不是！今天夜裏要在城裏開會，這大概忙

的很。

鄭

王！老李一會兒也就上來了，你剛才說有人

注意到咱們這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幾天，有幾個政治警察整天來找這兒的房

東，那種鬼頭鬼腦的樣子，一看就知道他們

是幹什麼的！還有老孫前天來送炸藥的時候

，門口的那個警察很用力的釘了兩眼，他把

藥和菜，米留在這兒以後，我就不主張他把

土拉回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喝傢伙一穿要

看看車子裏有什麼東西？幸而那一天沒有裝

土，不然的話，又是麻煩！

王

（苦笑）以後就再也沒有這種麻煩了，就今

天挖的這一點兒土，也不用着再向外拉了。

（手在空中揮舞着，有力地）等蕭嘯吧，明

天晚上！

又來了，老是這麼大聲，只掉一天了，大家

決不能把事情弄糟了！今天早上，你同蕭嘯

在地道裏，我和紫玉在酒兒，房裏坐了大

半天，結果什麼也沒讓你看出來，要是當真

二卷七期

能到咱們的地道裏聽長覺去！

你真成。要是我根本就不陪他坐這麼半天，

（又躺在床上一，環兩個月來，整天不見天

日的挖呀挖的，真把我的脾氣都挖下去了。

好在只剩一天了，明天的黃昏，我們的辛苦

，將有了代價，讓他們知道，東三省，中華

民國的東北，他們是統治不了的。

不是說，總司令準備發動明天晚上的暴動嗎？

？

是的，不過究竟如何，要看紫玉回來以後怎

麼說了！

我倒有一點小問題，日本間諜既然這麼我們

這樣厲害，況且又破壞了老張們的案子，你

想一下，宮本皇子的來瀋陽是不是會因爲這

個改道，或者改期呢？

還個我們也會考慮過，據可靠的情報，一直

到今天上午爲止，他們還沒有變更宮本來瀋

陽的一切計劃。（走向窗前，這時窗外已經

黑了，沒有一點光）。

天黑透了，紫玉大概馬上就要回來，停一會

月強也要上來了！（屈指算計）今天陰歷

是十四，明兒晚上趁着月明，日本鬼子可該

死了。

可不是，後天是七月七日，我們的民族解放

戰爭已經持續四個年頭了，聽說宮本這一次

來瀋陽就是爲了參加後天的什麼會呢！（月兒漸漸上來了）

七六三

鄭 應！(窗外人影一闪)(低聲)老玉，有人！(有人叩門，輕弱的三下)。

鄭 誰？

鄭 劍秋，開門！

鄭 啊，是紫玉！(開門)

(門開紫玉進，她是一個瘦弱，活潑，聰慧的女性，在寬寬的袖下，閃爍着一對明亮的大眼睛，黑色的細髮，長得幾乎披在肩上，一張小小的嘴，時常露出兩排白牙和她那銀鈴似的笑声，她不善裝飾，穿得樸素，進門以後，小心地把門關上，然後轉向鄭，王二人，神情很緊張。)

鄭 一切都好了嗎？

鄭 好了。

王 (急促地)紫玉，你為什麼這時候才回來，有什麼事沒有？

鄭 事情變化得太大了，(眼向四周掃了一下) 聽嗎？

鄭 在下邊，(急促)到底有什麼事？

鄭 請你把羅羅講上來，咱們一塊兒討論這件事

鄭 快一點！(看錶)已經快八點了，時間已經不允許再耽誤了，快去！快去！(鄭向套間門下)

王 紫玉，你什麼？能不能早一點告訴我，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惡劣的。

鄭 (走向桌子，拿起茶壺倒水，沒有了)你們吃嗎？(怎麼水也沒有了，(坐下)唉

鄭 王 (嘆氣)好在只有半個多鐘頭了！(眼光向壁上凝視，竭力想鎮定自己。)

王 (在屋中來回的走)，我們還沒有吃，等你回來做飯！你要渴水麼？我去給你倒去。(拿桌上的壺。)

鄭 老玉，不倒的。(習慣似的看一下這屋子的

王 (一驚)這是從那兒說起呀！好小姐，你不能不早告訴我一句，我實在受不了，(在屋中急急地走)我的天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鄭 (李耀輝與劍秋匆匆上。)

李 紫玉，怎麼了？

鄭 (突立起)劍秋，你去門口看一下。(走到門旁，開門，探身外視)，沒有人。(關門)。

李 剛才接到總部的情報，官本殿下定今晚八時半到車站，大約八時四十分前後，由城雷線上經過，所以命令準時發動，現在都預備好了嗎？

王 只要方向準確，我想不會有問題的。

鄭 還有，據確實報告，山口和橋本兩個傢伙準備今天夜間來搜索咱們這兒，如果在九點鐘以後來我們早就離開這兒了，如果在爆炸之前來的話，大家要沉靜，依照預定計劃對付，就是在不得已的時候，(出手槍)我就點

王 發了這桶炸藥(指煤油桶)和那走狗們同歸於盡，(向李)請你在他們來的時候，計算時間以八點四十分為準，點發了地雷的導火線，如果他們不來檢查的話信號仍舊，是三聲槍響，就用雷花燭發地雷，(忽然輕輕地

鄭 好了，讓我們談一下別的吧！

王 我早就想到這一桶東西(指煤油桶)是非用不可的！

鄭 紫玉，你來的時候，沒有見門口那個警察嗎

王 見了，他同一個日本人在陪我們門口幾十步的一根電線桿下站著，我出城的時候，還有一個日本人在死釘着我，我繞了幾個圈子，他才離開了我！

鄭 紫玉，你沒有見老黃們嗎？

王 他們那兒也準備好了，不過也是被監視得十分嚴，據大家的推測，日本方面所以不立刻逮捕我們的原因，一方面是爲了沒有確實的證據，再方面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已經知道了官本今天通過這裏的消息，(看錶)八點十分，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鐘，希望我們今天能够成功。

鄭 幸虧我們今天趕完了工，不然的話那才真沒有辦法哩！

王 是的！我現在覺得心裏靜得很。

鄭 那麼明天晚上的暴動是不是也移在今天了？

王 對了，我竟忘了這一件事，因爲時間倉促，

遲遲不辭場，所以總部方面決定停止，只讓少數人來作爲我們這兩處地雷的警報。

（月光漸漸上來，照在窗子的上半部，房子裏的每個人都很沈靜，外面常常傳來汽車的喇叭聲。）（三分鐘）

王（笑）哈哈！

勞我笑什麼？

王我笑我們四個人像囚犯似的靜靜地一聲也不響！真像是死神臨頭的樣子！

鄭不是這個說法，因爲這一擊是給整個東北的三千萬同胞一種刺激劑，是給日本天皇和軍閥一個巨大的打擊，爲了不願做奴隸，我們伸出了鐵拳，來粉碎我們的敵人，所以對於這次的計劃，我們是需要靜心幹的！

李是的！我總不明白你成天那兒來的高興！

勞我不會像你們一些人，成天怕手怕腳的！

王那不見得。（看錶）喂！注意！還有一刻鐘，宮本就要來到他的末路了。

李（月光照進屋來）

鄭（定向窗內）

王家鄉淪亡以後，老覺得月亮是那麼暗慘慘的，真奇怪，今天的月夜我倒覺得十分光明。

勞也許是的，不過我覺得今天晚上的月光有點怪白了！

鄭你們兩個人又在神經經的說胡話，今天晚上的月光和往常是一樣的，她照隨着淪陷區

頁 刊 月 刊

同胞在受着磨難和蹂躪。（悲痛地）媽也照壁着抗戰大後方的同胞在爲祖國的復興而苦幹，她照隨着沙場上搏鬥祖國的戰士，她更照隨着一隻沉靜在燈紅酒綠下面的男女，她照隨着想兒子的老母……

王得了，不要那樣太傷感了！我們的正經事正擺在眼前。

勞（看錶）還差八分鐘，不到點八半，忙什麼

王你要知道，這最後的幾分鐘，該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候，成功與失敗就決定在這一刹那那間。

鄭橋本和山口兩個玉八蛋到這時候還不見來真是天賜我們成功了！

勞（看錶，索性把手錶解下來放在桌子上）還有五分鐘，再有五分鐘我們的狩獵品就來了，（拿出手槍來玩着）希望今天晚上你沒有用槍。

王都是你們怕打草驚蛇，要依我，早把山口和橋本那兩個傢伙給幹掉了，你們偏不肯，所以弄得老強們也送了命，現在又讓我們擔上了！

勞依你的話，怎麼能成，假若這麼一來他們會來一次大搜查，說不定就破壞了咱們的全部計劃，那不是爲了兩隻兔子，倒走脫了一隻老虎嗎！

鄭話是這麼說，像橋本，山口這兩個個奸巨滑

二卷七期

的間諜，能不懂你王榮輝輕輕地敲掉掉，那倒是一個問題呢！

勞（打趣地）可是要知道，咱們的王大英雄也挺棘手地！

王你們別惹苦我，假若這一次能不安無事的過去我一定宰了那兩個傢伙讓你們看一看！

勞（一聲火車鈎的響笛，劃破了夜的沉寂，月光輕輕地灑在屋子裏。）

王（看錶）八點三十分，聽！喜本的專車來了，輝輝，劍秋，準備吧！還有我們的王英雄

勞（衆人精神頓現緊張，但是大家都疏忽了，床頭被子上放着的那一份報告書）

李（移開煤油桶，下面是一個穴，裏面是用電花圍發地雷的電輪和電線，另外一根是點發的導火線），（手拿着一盒火柴）。榮玉，這導火線是需要八分半鐘長的時間，你再停一會，到三十二分的時候告我。

王（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外邊有汽車隆隆的喇叭聲。）

勞（王與鄭，各將一隻手槍藏在褲袋裏。）

王八點三十二分，還差一分鐘。

勞（開大門的聲音，皮鞋聲，人似乎進來很多有人在說話）

王鄭勞（同時地）他們來了！

李（一驚）來了，點了吧！（劃一機火柴，點燃了導火線，隨即迅速地把煤油桶蓋在上

七六五

面。  
(各人裝作很驚訝，李正問實話)。  
就是這兒！  
李：先生！開門，開門。  
誰？房東先生嗎！  
(李過去迅速打開門，又跑到首前)。  
(門開，房東引山口及一警察上)。  
李先生！大熱天怎麼不到外面院子裏涼快

去。  
李：我可不覺得怎麼熱！  
(向房東)：這個人是誰？  
房東：(向山口)：這，這就是李經理先生，兩個月前搬到這兒住的。(向李)：大日本謀報局的山口先生住的好，請檢查吧！(若無其事

的)。  
(指房東)：這個是誰！  
李：是我的太太，戶口簿上寫的很明白。  
(指王與李)：他們是誰？  
房東：是我的弟弟，戶口報告表上也寫的很清楚。  
(估計一下這屋子，走向內室的門)：這裏面

是什麼地方，有別的人沒有？  
李：這是我們的住室，沒有別的人了！  
(看房東)：你不是說有許多人在這裏麼？  
(囁嚅)：我……  
(王揉視房東，欲拔槍，李急咳嗽止之)。  
(突發見星角的煤油桶，走過去)：這裏面是

什麼？  
(搖煤油桶)：誰不能打開看一看？

山李

李：打開嗎？慢些，不過，山口先生，我看這是不買那麼些事吧！那裏面的確是一桶油。  
(搖頭不行)：(向警)：來，搬到院子裏，小心地打翻！  
警：(過去)  
房東：(過去)  
王：(目視李，王，第一遍)：送他走吧！(小聲地)  
李：什麼？你的說什麼？  
山口先生！  
沒有什麼？山口先生！

警：快一點的搬出去！  
山：(突發見床頭的一捲紙)：這是什麼？(搶在手裏看)：啊！啊！你們的是……(拔槍)：(同時地)：(發見桶下的穴噴)：這是……  
警：(二人話講完了，王，鄭出手槍射殺之，倒地)。  
山：(房東見狀)：大驚，慌的連門都找不到)。  
李：(勇李奔出手槍，勇以手槍指房東)。  
房東：(不許動，你這個干願做奴隸的東西……)。  
李：(王)：我沒有，沒有……(雙手舉起，發誓)。  
王：(走過去打了他一個嘴巴)：你這漢奸，你是中國人嗎？  
李：我是……是……(醉極，倒在地上)。  
王：注意，外邊一定還有人。  
李：怕什麼？(看桌上錶)：還有兩分鐘……  
山：(由地下拾起那一份報告書)：我們太疏忽了，這東西都放在外邊(給勇)：快跑起來！  
王：(話未了，窗外槍聲)：一彈中其胸，倒地)。  
李：(緊王)：快……快……把日本狗……趕出

去！(李隨即向門旁，王躍下，發聲救起)  
文性：皆開槍向窗外，槍聲甚響)。  
救命！救命呀！  
王：你這狗，再叫！我要你的命！(射殺之)。  
王：(又一彈中王，倒地)。  
王：(趨向門旁)：怎麼了？王婆！  
王：把敵人趕出來……東北，我們最後犧牲！復仇呀！(死)。  
勇：(停槍)：(不要做聲)！  
王：(小會有人，門被打開，日軍官與數日兵進)：(日軍官)：誰都完了！  
日軍官：(向門外)：日兵！趕快去，請宮本殿下！  
日軍官：(忽聽遠處的三聲槍響，緊接着兩聲巨響，隨着有極響的，喊聲)。  
李：(大叫)：我們成功了！  
日軍官：(正四顧間被李開鎗擊斃)。  
勇：(外邊發聲)：人很多，槍聲向屋內射擊)。  
王：(大聲地)：哈哈！我們成功了，哈哈！現在我們們成仁了！  
李：來！讓我們喊！(五人同時)：中華國萬歲！  
王：(月光照著地下的死屍，槍聲停下來，日兵陸續入室)：你們這些強盜！(向煤油桶開鎗，轟然一聲，紅光迸發，慘叫聲中，天皆倒地)。  
舞台轉暗

幕落下

幕落下



# 一個女工的自傳

(中卷)

李華

## 窮困的大學生生活

在上海，我知道同情貧困而又能够幫助我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孫伏園先生，另一個是林語堂先生。但當時林先生「北平」，因此只好和伏園先生商量出路的問題，他極力贊成我進××大學，並且允許替我去辦特別交涉，可以減收學費，至於膳費也由他負完全責任。

對於求學，我是最高興的，然而要別人負擔費用，實在太遲遲不去。我系米十銀自食其力，不要依賴家裏朋友。我想暫時去充當一個工人，等到將來稍有餘積時，再繼續求學，我將三請求伏園先生介紹我進工廠，他說：

「工廠方面，我是沒有路綫的，怎麼辦呢？小姐。」

「那麼，我就隨便找個地方去當丫頭吧，反正倒糞桶，洗地板一類的工作，我相信是可以勝任的。」

「那麼，就在這裏當丫頭好了，晚上還可替「當代」寫點文章，哈哈，好一個摩登的丫頭！」

他以為我是說來試的，大笑了一陣之後，又

去改他的稿子去了，那時他正主編當月月刊。

爲了做工的問題不能解決，我又陪在苦悶中了，幸而顧先生來，他介紹我去投考藝術大學，他說：

「這學校的藝術主任調育主任，還有好幾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都是女兵，進去可以免收學費，至於膳費和書籍零用等費，可以真實文章來補助他。」

就這樣，我大抵地考上了中國文學系二年級。還記得清楚，那次考試的國文題是一篇術與社會之關係。和我同時進去的，還有位中學時代的朋友王昇勤女士，也就是現在的電影明星銀銀劇工作者王登。

### 開始和窮困奮鬥

我住的那間宿舍，是一間可以容納八個人的房子，可是因爲財閥學潮退還的原故，只有我獨自一個人在那兒享受清涼的涼風。

住在那樣清涼明朗，夏天有溫暖的陽光照進來的房子裏，我感到一切都滿足了。我有時回想到家庭監獄的生活來，全身都會顫抖。我好像此

別是在做夢似的，也許過不了多久，又裏給母親的風刀壓迫逼我回家。

我開始和窮困奮鬥了，兩大米就是四個小的小的錢許代替三餐飯食。每天日夜能夠尋得幾分喜歡看的書，真是再沒有比這更快活的了。

第二天晚上，正當我在床上看一本革命理論的時候，突然校長太太引進一個穿黑衣服的小姐，她的臉是那張慘白，在氾燈元的照耀下與個個頭人一般，戴着一副黑邊的眼鏡，整個面部的輪廓和身段，都長得非常勻整而美觀，如果將頭髮一點一點，眼睛不近視的話，簡直是個標準美人。

「搬來了很久嗎？」是她先含羞微笑問我。  
「不，前天剛搬來的，府上是上海嗎？」  
「不，我是杭州人，你呢？」

### 「湖南」。

簡單的寒暄談話過後，她整理行裝，我仍舊看我的書。從她的服裝上來看，是個相當富有的摩登小姐，但誰想到她居然和我一樣是個同命運的逃亡者，而且一見如故，竟成了知己的朋友呢？



這真是出乎我意外的事，我們隔兩和處一天，那竟願將她的專門歷史和家狀如她通告訴我的。

「我的父親和哥哥，都是在杭州做官的，家裏很闊，我從小就讀着嚴家修的小姐生活，但我的理想是前進的，進了中學以後，就開始參加左翼的革命團體。一九二六年我擔任杭州婦女協會的總幹事，後來政局變化，政府要逮捕我，這機會悄悄地逃了出來。我從小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註定了命運。來幾次也是個官僚的大老爺，整天只知道游蕩，不務正業，我決意和他解除婚約。」

「這次逃出來，與命運也不想再回到杭州去，如果革命沒有成功，我的歸宿還有得到最後勝利的話。」

爲了這幾句話和我離開家時所說的完全一樣，我竟高興得連忙抱住了她。

「曼曼，怎麼你的遭遇，也跟我一樣呢？——兩顆受了無與倫比的心結合了，從此我們便成了深交的密友。」

過了整整一星期的快樂生活，宿舍裏突然來了三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太太，她們都穿着令人一見就搖頭的怪服裝，那些大紅的旗袍，滾邊滾邊綠色的邊，真是俗不可耐的難看。她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厚厚的胭脂水粉，高跟鞋至多也只有兩寸。走進來就像一個主人命令他的奴僕一般

，要我們立刻搬到亭子閣去，把這間大房子讓給她們。我和曼曼都覺得這是太沒有此理的要求，決不允許，但校長太太也替她們說起話來了，同時，我知道和她們在一起，一定沒有好日子過的。

我立刻搬到那間又矮又狹，光線昏暗的亭子閣去；可是開課後，五個人都在學校廚房包伙食，吃起飯來仍然在一桌，這就糟了！我們常常會發生吵鬧的事，原因是她們並不上課，每天只到學校去打一個轉，有時簡直不去，只是穿帶花花綠綠的奇裝異服去看電影，吃西餐。若遇着雨天，她們就開了留聲機，三個人坐在房子裏靜靜地聽着。廚房開了伙來，不帶我們下課回來，就把菜吃個精光，等到我們來吃時，只騰一點殘湯冷飯，氣得曼曼大罵她們是沒有良心的強盜。

「我到連夜服毒自殺不起，就不要進大學，乾脆去燒死化子還來得漂亮，你看她一身真像死了，再不要她和我們在一起吃飯吧！」

有一天我在圍牆上聽着，聽到那個高個子妖精的聲音，就氣得我發抖，她明明在指着罵我，但曼曼勸我不要理她，與她還是個從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看待，同時我們把伙食分開，於是小小的亭子間又做了我們的食堂了。

### 亭子閣的悲劇

曼曼告訴我，明天這亭子閣裏又要增加一個

同學，這位小姐叫真真，是曼曼的朋友，也是她的情敵。

「怎麼，既是情敵，爲什麼要住在一起？因爲他愛她和我住在一起，以便他能說可以看見兩個愛人。」

曼說着又苦笑了一聲，偏身向角，也是眼手把命運的箭子手。

「你能忍受這種生活嗎？」

「當然痛苦，但我愛他，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忍受一切……」

「將來呢？」

「將來！不是我失敗，便是她犧牲，反正不能兩全，隨命運之神去主宰我們的生命吧。」

第二天，她告訴我的那個姑娘果然來了。真高的個子，身體很結實，皮膚黑黑地有點像個體育家，她脫着和曼一樣的杭州話，眼眉很靈活，但並不很大，走時，說話，都比曼曼來得快，好像很靈敏的樣子。她雖然沒有曼曼的天真美艷，但還活潑可愛。她入的是音樂系，每天早晨，聽去練習鋼琴，曼曼告訴我她敢不高興着什麼政治經濟一類的書，也不喜歡參加任何文化活動，她是實成實良學主義的。

「那麼，你的思想呢？他是贊成什麼的？」

「他信仰社會主義，但同時是一個崇拜者。」

「同一時間而且又是同一空間愛兩個人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說道這時，曼曼苦笑了，她帶着悽慘的聲說：

「悲劇，將來我們一定會鬧出悲劇的。」果然還不到一個月，悲劇便開始了：我把得恨清楚，那是一個很冷的冬天晚上，我從外面回來，走進門，就看見他們三個人擁做一堆，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苦悶與不安的表情。我連忙退出來，跑到阳台上發聲，正在計畫我是老站在這裏吹風呢，還是去找一位朋友談天的時候，忽聽一陣劇烈的樓梯響，真真飛也似的跑上來，一手挽住了我，嘴裏不住地叫着：「冰啊！冰啊！冰！冰！冰！冰！冰！冰！」

「不要經過，真真，你們在鬧什麼呢？」

「我！我！我要催放棄我去愛曼，他不允許

。唉！唉！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話安適地講好，的確他是太自私了，好幾次想責備他這種行為是不對的，但又覺得愛是人的私事，我何必討人厭呢？」

又是一陣劇烈的椅子響，曼曼突然拋棄西台了，她真真跑去，曼曼緊緊地抱住我不放，剛要頭觸髮充滿了亮晶晶的淚珠，呼吸異常急促，把頭枕在我的左肩上，很清楚地聽到她心跳的響聲。

「曼曼，不要太自尋苦惱了，想開一點，人愈還有比戀愛更重要的事要幹呢！」

我又把戀愛哲學說出來了，曼曼長嘆了一聲顫抖地回答我：

「我已訂下了放棄愛曼的決心，我要從情網中得到解放，但催死也不肯放鬆我。你給我個方法，我要脫離這種環境，再這樣痛苦下去，我非自殺不可。」

「自殺，那種是笑話哩；爲了愛情自殺，真是太傻，太不值了！」

在這個時候我只能這樣刺激她，明知她聽了我的話不會發生什麼力量，但我的確是反對自殺的。

接着個又來把曼曼拉下樓去，我仍然站在阳台上眺望上海市的夜景，心裏想着她們這一幕三角戀愛的悲劇，將來不知如何結果。大約過了四五分鐘，三個人又悄悄地向走下樓到馬路散步去了。臨走時，催說了一句向我道歉的話。

「小冰，對不起，今晚果你受涼了！」

「沒有關係，只希望你們很好就得了。」我淡淡地答覆他，就回到亭子間去睡覺。

她們一直到了十二點過後纔回來，兩人都沒有說話就脫下衣服了。第二天真真還是那麼起得早，她去掃窗簾，曼曼和我在閒談。

「曼，昨夜有什麼結果沒有？」

「結果，什麼也沒有，我已下了最後的決心，再不和他們演這幕沒有下場的悲劇了。」

「好的，曼曼，我說你理智感情感，從苦

海裏救出來！」

她點了點頭，視線落在那本日語自修讀本上面，我勸她把感情寄託在學問上，在未來的事業上，和爲全人類謀幸福的革命工作上。我想她既是個理智很強的女性，一定能實現她的志願的。誰知最後的結果，唉！太慘了！她終於逃不出情網，犧牲了她寶貴的青春和前途……

唉！誰會料到呢？自己居然也做了小說中的主角，一幕短短的悲劇，也在亭子間發生了。

艾斯，莫林和奇三個人都是軍閥時代的同學，因爲我們都是愛好文學的，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三個之中，艾斯年齡最大，奇最小，莫林是。很於交際的，常常喜歡寫論文，開會時，老是被推爲主席。艾斯是研究實話的，他專門喜歡交小朋友。奇是個青年詩人，不大說話，性情比較深沉，憂鬱。他們三個人都很喜歡我，我也把他們當做自家裏的哥哥弟弟一般看待，曾經有一次，我們談到將來友誼的問題：

「北伐戰爭，最好大家都不結婚，我們做兄弟姊妹談一場，談完，好好地生清道，各人都有工作，早早睡，週到星期日就一同去看電影或者到郊外去旅行。」

這是我們幾個儂子的理想，自然永遠也不會實現的。

離開學校以後，大家都分散了，在我被迫輟

新化着。後來又和莫林陪我在長沙坐過幾天牢，他追求我最厲害的一個。那時奇理然常和我通氣，但我沒料到他也像艾斯一般熱衷着我的。

就在曼曼他們的悲劇發生不久，奇理然從軍醫院請假來上海看我，當時艾斯也住在上海，而且隔不了一天就要來看我一次的。我知道總有那麼一天，我會使他痛苦，因為他太熱情。來。他簡直是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好像他除了愛就不能生活似的。而我那時讀書的興趣非常濃厚，眼看愛曼曼的痛苦，自己早已下了決心決不落入情網，以免精神受到打擊，可是事實竟！奇理是理智，情感又是一回事，我終於愛上奇了。

這是有原因的，當奇在行軍隊，寫了許多美麗的詩寄給我，天天寫日記，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要摘下一片樹葉，或者一朵花，從信中寄給我。日記上的字小得像芝麻似的，但並不潦草，他把自己熱戀着我的愛情盡量向我傾訴，但從來沒有間道：「你愛不愛我？」他的家庭非常窮困，父親早死了，一家四口都要靠他一人維持生活，他是個很能吃苦的青年。我愛他的勤儉，是希望我將來能有力幫助他，同時也為他那美麗的詩句而陶醉了。艾斯知道了我在愛奇，他簡直痛苦得發瘋，有天早晨我去看奇（其實奇就住在艾斯的家裏），他一句話也不說，祇是那麼呆呆地坐在那裏望着我們說話，我知道情形不對，祇簡單地說了幾句就回學校，艾斯連忙從後面追來了，他一手把我拉住，用着兇惡的態度問我：

「你為什麼愛上了奇？你知道這絕對不可能的嗎？你如果放棄了我，我就要殺掉你，告訴你，我愛你愛到這個地步，再也不要想逃……」

接着他還說了些什麼，我也無心聽去，我祇覺得他的話說得太荒唐，太沒有道理，愛情絕不能用掠奪的方法得着的，更不能使用權威。他愛了誰就是誰，別人沒有力量可以干涉，也沒有權利可以干涉。我明知他是受了刺激變得瘋人似的向我撲來，但在理智上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他。

這時恰巧有一輛空的人力車經過，我跳上去，要車夫快點拉走，他却一手攔阻了車子，用着似乎要一口吞下我的神氣罵着：

「不許走，在你沒有答覆我之前，我決不放手。」

「答覆你什麼？」

「你愛着，不愛奇，祇愛我！」

「不，我誰都不愛，祇愛自己！」

說來說去，我還是那兩句話，這使他感到大力的失望，但又沒有別的方法應付我，只好看着人力車拉着我走進大的大門。

不用說，這半天的罪，我是聽不進耳的，曼曼看出了我的難過，她也說許多話來安慰我。我知道如果在這時讓艾斯知道我在愛奇，他一定會發生慘劇，不是殺人，便是自殺，未免太危險，太可怕，而且也太不應該。我決定忍痛放棄奇。

要他立刻離開上海，我仍然把精神集中在學業上，和艾斯保持着很好的友誼，不要使他太傷心，同時防止他對我的愛情突飛猛進。

曼曼和奇理先約好了似的，黃昏時候，一個矮小的影子悄悄地闖進了我的房間，我把早晨在馬路上艾斯攔車的事通通告訴了他，他佩服了會。然後堅決地說：

「那麼，我會請搭快車赴南京轉漢口，決不在這裏使你為難。」

「……」

我不能回答他什麼，我的心像針刺着似的痛。「讓我在心裏永遠地愛着您吧，不要因我的突然離開您而難受。」他含着淚說：

聽到樓梯響，他以為是艾斯回來了，連忙跑下樓去，我只在涼台上望着他的影子，在搖動的電梯下消滅了。

當天晚上，奇並沒有走，他喝了四五瓶酒，醉得一塌糊塗，朋友林告我，他那晚是萬分地渴望我去看他一次的，然而失望了。

第二天，我正正熟睡的時候，忽然曼曼把我推醒，打開眼睛一看，原來艾斯流着淚在我的牀前，手裏還拿着一張他自己畫的畫，那是一個犯罪的人跪在十字架前懺悔的像，扶着一十字架的是一個短髮的女人，不用說這畫畫的含意，一看就了會的。

我棉衣也來不及穿，連忙把他扶起來，勸他

不要孤獨發瘋，祇得給人家笑話。他不會受我在旁邊，一定要我答應他昨天在馬路上的罪，他醒起來，沒法，我只有說：『好，我原諒你昨天的過失。』

我洗完臉後，他要求我和他散步去，一路來都是說的機伶話，我知道他的腳都有變異了，生怕他瘋狂，於是說了許多安慰他鼓勵他的話，他的感情這才慢慢地平靜下來。

人是往往同情於弱者的，奇被逼着離開上海之後，我無時無刻不眷想念他，接到他發自南京，九江，蕪湖一帶的來信，知道他船上的痛苦生涯，心神萬分難過，同時想着他那茫茫的前途，更感到不安。他是我弟弟，唱起『棠棣之花』來時，我老把自己比該翁，將奇當做該翁，我應該用全副的愛去愛他，用全副的力量去幫助他，表面上我和奇是釋釋着，而靈魂却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了。

我自怨地，我對艾斯的感情，漸漸地冷淡了，他深深地感到悲哀，常常發覺那裏聽我的心跳，曼曼說：

『冰，你近來很理智，她好像很害怕愛似的，她每天用功研究學問，你還是把情感壓制一下，不要老是伴她不安。』

一直到現在我都慚艾斯，想不到那麼富於熱情的人，竟然理智也這麼堅強，他終於有一天跑來告訴我：

『冰，我覺得我們都太年輕，不應該整天沉

醉在愛的懷抱裏，我被你讀書的精神所感動，決定明天赴天津轉北平求學，今天特地來向你告別，再見吧，後會有期。』

這時我倒有點感到難過起來，想不到他是那麼堅強而乾脆的。當晚我就送他上船，談了許多別離的話，他仍舊做著未奉的戀愛勝利夢，但我已知道只有友誼的繼續了。

唉！我又寄了一個青年，不是愛神害了他，從此我的記憶裏，又多了一件傷感的事。

#### 破棉襖

說起來，這是一件很有歷史而值得特別紀念的棉襖。

現在在話劇界很負一盛名的王雲，就是十五年前的王宮勤女士，她在北平沙雅雅醫院當護士時，就和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那時有許多人會笑我們是同性戀愛，因為在她每次的來信中要寄些美麗的畫片，或者從外國雜誌上，報紙上剪下來的小巧美麗的洋娃娃相片給我。而我也對她這位天真，美麗，多情的小姐，發生了深切的友誼。

來到上海，因為兩人的環境不同，她下了交際場中的名入，而我却正開始過着窮困的流浪生活，感情雖不及在長沙時的好，但老朋友究竟是老朋友，彼此的音信那時時在聯絡。

『冬天來了，你還穿着單衣，怎麼過日子？』

是一個朔風吹得人抖索的早晨，它動那麼關心拉着我的單衣。

『沒有做棉襖，就這麼凍一凍吧。』

『只要你嫌單衣，我這裏還有一件舊棉襖，趕快拿去穿上吧！』

這棉襖，毫不猶豫地我從她的手裏接過來，那件軟軟的，而且是黃黃的像棉花的棉襖。也許曾經不單外衫穿過許久的原故，所以現得很軟，而且裏面已破了幾個洞，但外面却是很好的。

棉衣抱在手裏，立刻覺得增加了體溫似的，那裏加速了腳步跑回宿舍，進門就發着新聲：

『我有棉襖了，你看這顏色多麼漂亮。』

『可惜太舊了一點。』

曼曼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我知道她的心裏正在想別的事。

從此我不再感到寒冷了，雖然一直到寒花團了大地，整個乾上海成了白銀世界，人家穿了狐皮大衣還嫌冷，但我仍舊穿着這件舊舊的棉襖在馬路上跑來跑去；真的，我一件也感不到冷，有時路跑多了，反而嫌棉衣太熱，恨不得脫下來，仍舊換上單衣。

『只有我的調，的確吃過相當的虧，一雙破舊鞋，整整地穿了半年，無論天晴，落雨，下雪，都靠棉襖護我的小腿，襪子雖有兩雙在換洗，但已補上加補，爛的簡直不傳話。如果遇着雨雪天，便一雙雙跑回來，穿到第二天仍然是一雙濕漉漉的。因為脫下了襪子沒有火烘乾，不易穿進去。』



條件就穿着舊襪子睡到天明。在這種情形之下，被窩裏和腳上的臭氣，自然不可避免，好在除了換前那三位四川太太的體罵外，還是她們是從不嫌我骯髒的。

本來我這有一件短外套，那是瑞華出國之前贈我的。他是鴻的弟弟，一個充滿了熱情的天真孩子。外套面子是羔呢，裏面是羊毛的，非常輕暖，在帽給我披上的時候，還說了幾句這樣的話：

「我希望你做個男孩打扮，所以纔送你這件外套，三五年後我回到祖國來，你如果還保存這件衣，那你就得穿上做我的好朋友。」

我會不顧人家的譏笑，居然把這件短外套披上半個多月，後來因為一位朋友窮的簡直活不下去了，就要求我把這件衣給他送當鋪，而另外有一個小小的金戒指，那是我那位一名義上的未婚夫一送我的，也被朋友拿去當掉了。如今只剩下這件破棉襪是我唯一的財產，白天當大衣穿，晚上當被蓋。我永遠忘不了克勤，也永遠忘不了我那一段忍飢受凍的生活。

饑餓

說出來，有誰相信呢？我已經四天不吃飯了

起初是一天吃四個饅頭，或者兩個小麵包，後來由四個減成兩個，再由兩個減成一個，最後

簡直那得連買開水的銅鍋也沒有了，口渴時就舉開嘴來，站在自來水管的龍頭下，一扭開來，就讓水灌進嘴裏，喝得肚子漲得飽飽的，又冷又痛，那滋味真有說不出的難受。為什麼會窮到這個地步呢？那時學校裏發生了問題，許多同學被抓進捕房去了，廚房不肯除贖，他再也不開飯給我們吃了。我那時一面還進行援救被捕同學的工作，一面又要籌備自己的生活費，真是忙得頭昏眼花。

實在餓得不能忍受了，纔每天跑去春潮書店借錢，如果遇到康農和推羅兩先生在，還可借給我三五塊，但他們在家的日子是很少的，書店的夥計自然不敢作主，因此去十次總有八次是落空的。

那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從軍日記」出版了！春潮書店的大門口貼着一張用各種不同顏色寫的又鮮明又動人的廣告，我懷着一顆好奇心走了進去，也像顧客一般從書架上抽出來一本封面鮮紅的書，是豐子愷先生的女公子畫的小兵騎牛的從軍日記來看，但我沒有買牠，因為我知道至少可以無條件地得到一本的。

「我沒有錢用了，請你付幾塊錢的版稅給我好嗎？」

春潮書店沒有買主的時候，我這樣含羞地輕聲問那位管賬的。

「不能，版稅一年只能結算兩次，現在還不到時候，我怎好付給你呢？」

「我等不到結算版稅的時候了，今天非預支幾塊不可，我如果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也決不會來個討的。你不信，我連回去搭軍車的錢都沒有，來的時候也是跑路的。」

飢餓之火在我的腹內燃燒着，我忘記了什麼是羞恥，這樣向人家訴苦時，也好像一點都不覺得難為情；但對方只是冷冷地一笑，似乎並不同情我，倒是一個小伙計對我很好，他說：

「你多等一會兒吧，買從軍日記的人一定不少，等下收進多少錢，你就通通拿去了好了。」

管賬的用着怒眼斜視着小伙計，但因為我旁邊，他沒有說什麼，只是使勁地打齋算盤。

我充當了臨時的店員，進來買「從軍日記」的青年，我拒絕單獨自將書遞給他，但對方並不知道我就是那本書的作者，有幾個顧客嫌我包包不好，表示很生氣的樣子；小伙計正想告訴我是誰時，我連忙把個眼色制止了嘴，弄得那位青年真莫名其妙地打量了我很久。

快到黃昏的時候，興興拿來了拾塊錢，我就不再搭三等車了，比高氣揚地跑進了頭等車，那位售票員忙指着前面一節車說：「到三等去罷！」他大概看見我穿的衣服太舊，以為一定是個不起頭等車的光光蛋，我忙把五塊錢的鈔票放

實向他示敬。

「慢！找錢來吧！」

他這樣低頭下來不做聲了，竟外地遇着一個青年拿了一本從軍日記換

# 于陵

碧野

是一個晴爽的氣候，比海水還要藍藍的天空

圓朗地伸展在遠近的峯頂上。山坡那邊野徑上的一排火柳，已經半禿了頭，一陣微寒的秋風吹過，深紅色的落葉在低空裏紛紛地打着迴旋。不知從那裏飛出來的一隻山鷹，大膽而惡意地低掠過馬首，使我我的小白馬嚇得前蹄一蹬。

我拍了一下我的瘦弱的小白馬，令牠沉着。亂亂的騎騎的山溪走，沖激的山溪流水，使牠聳了兩隻耳朵。

在溪流的轉彎處，水嘩嘩地響，亂石激起了大朵大朵的浪花。這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薄霧上，因戰爭而充廢了的水磨房。如果是在太平的年月裏，水磨當會發出歌聲，轟動着山谷；但是戰爭的炮聲把平靜的生活蒙上了一層灰黯，連這人煙稀少的荒山也感到了不安，於是居民離散了，留下了這寂寞的深秋。

今天，我是要到嶺南去參加一個團體的。昨天晚上就接到×部的電話，派我去參加獨立旅旅長所主持的訓練。被派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不知道，不過我猜測着那一定是一個有過功勳的戰士。

讓小白馬在溪流較緩的水邊解過渴後，便我

加上了穩穩，小白馬立即飛馳起來。

不久後，小白馬氣吁吁地把我帶到了中條山的險峻的扼口橫嶺關前，也許是來得太早了，關前除了站着幾個崗兵之外，並沒有看見一個像是來參加訓練的人。我牽着小白馬在關前後繞了一個圈子，忽忽我發見一隻黑馬站在一面大石崖下，馬旁蹲着一個人——我認識那是獨立旅副官長的老馬夫。

「官長，是來看驛的嗎？」倒是老馬夫先站起來招呼我。

「是的，你們的副官長呢？」

「有事到山後去了，請官長等等哪。」

我料想時間還早，於是我也把小白馬牽上那面大石崖，把繩纏繞在一株枯藤上。

我開始吸着那根用粗烟葉捲成的烟捲，抬起頭來，望着那逐漸漸黃秋天的樹葉染紅的山嶺。在沉思中，我忽然想起了那件重要的事情，於是急急催促地轉頭來問老馬夫：

「今天來的到底是誰人？」

老馬夫凝視而又神秘地望我一眼：

「旅長的勤務兵。」

這答話使我奇怪，一個勤務兵死了就這樣嚴

我的旁邊看，他竟大膽地向我宣傳，要我買。本來看看，我故意回答他說：「我不贊成女人當兵，所以我不喜歡看這本書。」

他居然罵我思想頑固，「廿世紀時代的女性不應該這樣開倒車的。」我又故意和他辯論了很久，惹得全車廂的人都注意起來。車子駛到卡爾路，我就下來了，懷着一顆興奮的心，忙跑去聽光光，她和我正聊得沒法過日子，見我來時很高興，猜想我一定拿到了錢，連忙向我瓜分，我立刻給了五元給她們，其餘的四元多就化在她們們吃的小館子裏，等到回去又只剩幾毛錢了。但我並不難受，我覺得吃了一頓飽飯，至少可以挨餓三天。

學會喝酒，也是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到了窮困的時候，對於金錢簡直視為糞土，我常常帶着一袋銀錢如命的守財奴，為什麼要這樣刻苦自己，半文錢也不肯隨意花。我只手舞神飛快，物質生活那怕再苦些也不能絲毫影響我的思想和意志。有時時我分給窮朋友用，或者跑去領子真大。吃大嚼一頓，或者買許多我愛吃的蝦米，牛肉乾，鴨腎肝和糖果回來。窮困時，就一個人跑去馬路上喝西北風，躲在亭子間喝自來水，或者索性



重囑！而且又都運了電話給我！

正在我心裏暗地納罕的時候，老馬夫又把話

接上來：

「是一個女勤務兵！」

「女勤務兵？」我睜大了驚異的眼睛。

「是的，是一個女勤務兵，女扮男裝的勤務兵！」

「呵！……」

我和老馬夫同坐在大石臺下的一個土墩上，

面對着萬里山頂，看高闊的秋空上，近處有朵朵成

朵的白雲。我當時的心有如白雲的飄浮不定，我

爲這奇突的消息——女扮男裝的勤務兵的死，而

感到一種茫茫的淒涼。

老馬夫雖然不過是五十歲的人，但是戎馬

的生活消磨了他的年頭，現在他已經兩鬢發灰，

胸前掛滿了半白的鬍子。

「官長，你要我來講她的故事，算怎麼找着了頭。他個不上二十歲的苦命姑娘的生前，只有

我最清楚，就好像我知道我自己嘴巴裏有幾顆牙

齒一樣！不是嗎？人家是不知道我嘴巴裏有幾顆

牙齒的，人家更不知道這進去的日子……」

我重新點着一根粗煙，用力地吸着：

「你就講頭兩吧！」

老馬夫咳嗽了一聲，他開始用不很嘹亮而帶

點淒傷的聲音告訴我關於這這次來參加游擊的社

隊經過去。

以下，就是老馬夫講的關於她生前的故事。

春天，本來是一個迷人的季節，尤其是今年的

春天，道中像山上的杜鵑花開得特別紅燦，好

像這些杜鵑花敗了去年在中條山戰死的勇士們

的車，顯示出千萬年來中條山未有過的擁擠。

就在這激動人的春天，土肥原的部隊是由隴海

鐵道運往城附近來。土肥原的部隊是由隴海

組合成的，裏邊有日本人，高麗人，滿洲人，還

有一部分是由滿洲軍師調來的壯丁，正因為這

樣，他們的流走性特別大。這次，土肥原的

殘部深入到我後方來，奇突得真令人可驚。

在隴海分發的當兒，獨立旅旅長親自率領

了一營人星夜沿隴河前進，結隊敵人火併在

張家山。旅長心裏明白：如果項曲失陷，那要改

人便可以渡河直趨瀋陽，切斷隴海線，襲取洛陽

，到那時，中條山上的幾十萬大軍將失去後方的

接濟，困於死境中！因此，旅長帶着僅一營的兵

力直撲張家山，又與一聯隊兵力的敵人激戰於五

行山。從天黑到天亮，從白晝又到黃昏，而

遠在梁山中的援兵還沒有趕來。在這死傷嚴重的

時候，等到夜來臨，旅長立即派他的勇戰有名的

頭身兩派，率領了十個手槍兵，繞過幾里長的

黃河大峭壁，從無路中掙扎到五行的側背去攻

襲敵人。在半夜裏，敵人陣地手槍聲大發，弟

兄們知道是那個衝士和十個手槍兵得手了，於是

在迷天的吵殺聲中，大隊人馬衝上了五行山，讓

在被驚其睡兩天，看看有趣的，以清開這真

恰的長日。

如果有人問我：「饑餓的滋味怎樣？」我真

刻刻地回答他：「朋友，請你四天不吃飯，試

一下試試吧。」老實說，饑餓的確比死還難受

，比受了任何巨大深重的痛苦還要苦，當你餓到

腸子餓的咕咕地叫時，好像有一條巨蛇要從你的

腹內咬破了皮肉鑽出來一般；有時你餓得頭昏腦

花，坐起來又倒下了，想要走路，一雙腿是酸軟

的，拖也拖不動；有時一口口的酸水從肚子裏

上來，使你嘔吐，但又吐不出半點東西；更有時

候的實在不能忍受了，恨不得在自己的膝蓋上咬

下一塊肉來吃，這時我總相信古時「易子而食」

和現在有些地方殺掉自己兒子當飯吃的話是真

的。

雖說這樣窮困，但我還硬骨頭始終不屈服

，不向有錢的人低頭，更不憐別人認爲女人的出

路是找個有錢的丈夫。

饑餓只有加深我對現社會的認識，只有加緊

了生的勇氣，從此我更奮鬥，爲了自己，也爲

了我手千萬萬和我同樣在饑餓線上掙扎的青年

男女。

（未完）

把一聯隊的敵人趕下了一個谷關，全部把他們殲滅了。

可是族長的衛士和另外的十個勇敢的手槍兵就不再見到兵蛋再來了。

當獨立旅得勝歸來的第三天早晨，副官帶着一個年輕的勤務兵給族長。

「你會打仗嗎？」族長劈頭就問他這一句。青年勤務兵含笑地搖了搖頭。

「跟着我不會打仗是不行的！在尋常的日子裏，你先跟我騎馬打槍！」

「是，族長。」青年勤務兵低聲地答。

就這樣，這個年輕的勤務兵被族長收留下來了。

在這中條山一帶，居民住的多半是依着山緣開鑿成的窩洞，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像千百個野獸居住的洞穴。族長也就住在這樣的一個窩洞裏，他的勤務兵却住在大窩洞的一個側洞裏。

新替補來的這個年輕勤務兵，穿着一身褪色的灰布軍裝。使一般人所奇異的，就是這個年輕的灰布軍裝。就一副女人所奇異的。如果把他穿上女裝，藉施點脂粉，那麼他將成爲一個美婦人。

他除了供族長使喚之外，任何人他都不接近。他居住的側洞的門經常是鎖着或閉着，正因為這，他不允許任何人踏進他的洞門一步。

他的性情很溫靜而帶點憂鬱。他初到軍隊裏來，對什麼都是不大習慣的，有的時候他看見大兵們在路旁小便，都覺得害臊。他常常愛坐在山

半梯形的窩洞前，凝視那滾滾奔流的黃河，靜望那山腰的一長排插天楊柳的長大，或看窩洞山下低窪的草地上，族長的黃驃馬和副官長的黑炭馬在角逐。

族長是塞北軍線上的人，自小他就養成一種粗獷的性情。他時常看見他的年輕的勤務兵帶着憂鬱的神情，起初他還覺得勤務兵的憂鬱中含有可愛的溫柔——凡是一個粗獷的人，他的心靈總需要一種體貼的柔情來撫慰。這就是爲什麼千古以來的英雄們，他們需要得到一個體貼而強烈的靈魂的美好妻子。

但是這年輕的勤務兵到底是一個男子，族長覺得他的憂鬱會把他的青春和生命摧毀的。所以有一天族長對他說：

「子陵，你這樣天天不高興是會壞身子的，明天起你跟我去騎馬打槍。」族長說着交給他一支三號盒子槍：「把騎馬練好，把槍練準，我不是要你當我的勤務兵，却要我當我的第一號騎手！」

這被叫做子陵的年輕勤務兵，低着頭以非常感動的心情把手槍接過來。

從此後，子陵天天跟着族長出去騎馬和練習射擊，他分得了一匹馴良的黃斑母馬。起初，馬一奔他就顛拍，在馬上放槍的時候，手總是攪抖。但是這樣的經過了一個月，兩個月，他的騎術有了精深的進步，他可以毫無顧忌地把他的黃斑馬牽進在族長的軍馬的黃驃馬後邊，而且黃斑馬

狂奔中，他能够用槍打中一株古柳。隨着生活方式的改變，子陵的身體也一天強壯一天，他的憂鬱被馬上的生活沖淡了，而他的溫靜却仍保存着。

族長非常喜歡他，而且常常在人前誇耀着他已經有了這樣的一個優秀的助手。

每當子陵跟着族長在夕照中習騎歸來的山途中，他好像有所眷戀般的唱着一個女人身傍唱的歌子：

自從你到外邊，  
一去了十二載不見回來！  
奴爲你不把那鮮花來戴，  
奴爲你顏色衣完全不換，  
奴爲你胭脂粉日常不用，  
奴爲你不穿那紅繡花鞋！

這歌子子陵唱得越發婉轉，好像他的痛楚心事都包含在這裏面。

族長在前面的馬上，並不回頭來阻止他唱這種柔性和傷感的歌子，因爲族長自己對這歌子也很喜愛哩。

在這中條山一帶，居民們世代都住在窩洞中過着日子。他們結婚時的衣裳往往伴隨着他們到老死，吃的大多是柿子和山藥。在戰前，這裏是外人足跡難到的荒涼世界。稀罕的村落住着着許的居民，這個和那個村落相距百十里，居民難

得有翻出三個山頭以外的勇氣。他們在狹小的山谷中風餐露宿，成年，貧窮，然後又把老骨頭埋回生時的土地。

抗戰後，中條山突處跳躍了起來，今天，它已經和太行山一樣成爲北中國的脈膊。幾十萬的戰士在它的身上這顯敵人，殺聲和歌聲一樣悲壯的傳揚在中華山的峯嶺和谷凹中，世代穴居的山民都振奮了，他們帶着原始的眼光站起來看着奇變的景象。

自從敵人佔領運城以後，他們在飢餓中還缺少食鹽，於是在短期之內，他們都患了黃病。而在河中條山上的幾十萬大軍也因為後來鹽的困難，發生了身體疲弱的病症。爲了這，狡猾的敵人竟在運城擄重兵以保守爲幾省所仰給的大鹽池，藉以削弱我軍的戰鬥力。

辦法是由人想出來的，人之所以比一切那聰明，正因爲人能從沒辦法中想出辦法來。中條山沒有食鹽嗎？那麼就到運城鹽池裏去硬搶，硬搶不來，就偷！

爲了自己部隊和爲了附近山民的生活，獨立旅也就自然執行了這個求生的任務。

這個責任的重担落在旅長的勤務兵于陵的身上，因爲他是運城人，對於來夫的道路比人熟悉；而且，旅長也認爲這重任託給他最合適，他有過人的勇敢，和良好的射擊術。

每隔十天，于陵總帶着百十個弟兄翻越該山運城的大鹽池去偷運食鹽，每次于陵和他

的同伴們都帶着黑夜偷偷地爬過大鹽池周圍的敵人封鎖線，每次他們都不平安地回來。

于陵和他的同伴們每次到運城鹽池去，在來回的山路上就得走好幾天，這時正是炎熱的夏季，行走在叢山中確實是一件苦事。這鹽池雖苦，但是爲了全族人馬的健康，他們還得交着牙關幹。就于陵吧，他的近乎有些白晝的臉現在晒成了一團黑，爲了痛苦的行役，他已經比前瘦得多了。

山民們眼着于陵他們一次二次三次都很順利地變成裝成裝的白鹽挑回來了，山民們就心癢癢動了。所以當于陵他們第四次走向運城去的時候，在弟兄們的後邊，跟了長長的一列年青力壯的山民們。

這次，是一個月色露薄星兒稀疏的夜，和往常不同的，是于陵就心着會跟來的山民的粗心而發生什麼危險。于陵遠遠地就把人分散開來，約莫平均一個弟兄協助一個山民，把袋子掛在肩上，輕輕地偷飛過敵人的哨線。

在星月的微輝下，鹽池周圍的大鹽池上，映閃出白鹽池的一片晶光。人們都三三兩兩地爬下了鹽池，一邊迅速地裝着鹽，一邊警惕地察着鹽池的岸上敵軍警覺射出來的燈籠光。

只半個鐘頭後，打着鹽袋的弟兄們和山民們都陸續地集合到預先指定的一個山脚來。爲了要乘早離開這敵兵經常巡邏的危險地區，于是于陵帶着他們匆匆地摸來夜路歸去。

于陵帶領着人兼抄小路，在天未亮之前就到了張店。當這一大夥人在張店的一個大雜木林下歇腳的時候，人們都爲適度的興奮而疲勞了，一個個東歪西斜的靠在樹根上閉眼養神，有的竟打起呼嚕來了。正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一陣槍聲飛起，衆人在昏暗中醒來，驚恐的狂奔着，這時還是全仗于陵的勇敢，他守着一棵大樹，向着槍聲傳來的方面還擊。山民們大都逃奔散了，只有弟兄們受了于陵的指揮，各各伏在樹後向對方射擊。但是越打越亂了，子彈漸漸地由四下裏呼嚕着飛來！在這緊急的一剎間，好在張店的民團軍解了他們的圍。到明天亮才知道夜間戰鬥的對手是日本便衣隊。日本便衣隊當于陵他們離開鹽池的時候就混進人羣裏來了，敵人的目的原是想輕輕一舉手就奪取張店的，如果不是民團軍的奮勇不單張店被奪，而且于陵和他們的百十個弟兄的性命得完全付之強燬！

弟兄們只傷了八個，而可憐的山民却死了十個。

很快地十二堆新墳凸起在雜木林邊，十一是屬於不幸的十一個山民的；另一堆顯得特別大，那就是二十六個日本便衣探的合葬處。

起初，于陵爲這突然而來的打擊昏厥了，但他要醒而要醒，他想起這混亂中逃到這地方。但他沒有這樣做，終於帶領着未死的一部分人回到中條山的營地裏來。

他一團團營地，就丟見旅長。

「族長，請你把我槍斃了吧！」當于陵把一柄經過報告明白之後，用這句激動的話作了沈痛的結束。

「不！」族長却意外溫和地說：「這也不能單獨怪你，以後做事多小心就是了！」

「那麼，請族長准我長假。」于陵幾乎是用哭腔說出來的。

「那又爲什麼呢？你好好的跟着我，將來用軍功來贖這個過錯不好嗎？」族長在他的肩膀上拍了幾下就出去了。

族長的寬容，只有使于陵感到更大的痛苦，因爲這過錯須要拚着他的年青的生命來彌補。

X X X

自那次運糧失事之後，于陵突然情況起來。他恢復了原有的那種憂鬱，常常自己蹲在審判臺，很少出來，也絕不允許任何人踏進他的審門一步。在白天裏，他重又唱起他從前那隻愛唱的歌子，夜深及裏，他常常在夢中哭泣。

于陵的哀傷有點近于女性的地方，在順利的條件中，他興奮而勇敢；但是當一次打擊之後，他便頹然地垂下頭來。他熱情而同時又弱情。

族長很能體諒于陵現在的心境，他不願責多去使喚他，一顆夢了傷的心是需要靜養一下子的。

每到黃昏的時候，于陵總是走出審門外，沿前兩旁遍插木柵的山路到牧馬的草場上，他可以看見副官長的老馬夫。在草場的僻靜的一角！

黃河月刊

二卷七期

一堵風石上，或是一顆葉樹下，他嗚嗚地向着馬夫傾吐着什麼心事，以至哭泣了起來，而老馬夫有時撫慰他幾句，有時接連的嘆息了幾聲。

戰爭有如洶湧的海浪，一浪未伏，一浪又起。

這時正是夏季的末梢，敵人派遣了最強大的兵力來第九次掃蕩中條山。

戰爭從夏縣爲起點，一直延長到重封爲終點，十幾二十萬敵人奔走在這層層疊疊的中條山峯嶺中，但是敵人只能選擇一些重武器能通行的路走，因爲失了重武器的保護，他們將完全被中國軍毀滅。

敵人所請「掃蕩」中條山的戰火第九次點燃了之後，我們的各個軍師都各據好了陣地等待敵人的到來。敵人一到來就打，打不贏就立即退入深山中，敵人過去了，就又從深山中出來追擊。

X X X

這樣，據險分段的和敵人戰鬥，敵人是驚慌而疲勞的，所以到了暮落一帶，一接觸到堅強的獨立旅，便不堪收拾了！因爲雙方都抱有決鬥之心，所以大家都損失不輕。敵人經過一戰，弱中更弱，不得不迅速地回重封一帶潰退了。

這就是每次敵人掃蕩中條山所得的結果！

正當暴落和垣曲間戰事正烈的時候，在濃霧的短烟中，整連整營的士兵被毀滅成灰塵，而在一個清早中，長夜的新門使每個人都疲憊不堪，突然族長發覺于陵不再在他的身邊，立即派人出

去搜尋，在火力所能允許的地方都搜尋遍了，但是怎樣也見不到于陵的影子。

于陵是帶着不幸和悲死在強烈的砲火之下呢？還是在極度的慌亂中失蹤了呢？……

一個月後，于陵突然回到旅部裏來，他的回來使全旅人都驚訝。是的，于陵的回來比一個謎還要深奧，比雨夜的雷火還要驟然！

就是連以往一直深愛着于陵的高族長，到得今天也鼓着眼睛驚訝起來，這驚訝並不是平常的，在這驚訝中包含有多量的猜忌和疑慮……

每個人的心裏都這樣納罕：爲什麼于陵又回來了呢？在一個月裏他到那裏去了呢？莫不他已經給人家收買了，回來刺探什麼的？

X X X

人們除了作這樣猜于惡意的猜疑之外，還能想出些什麼來呢？誰又能知道于陵這一個月來的悲慘生活呢？

這一個月來，于陵生活在敵人的殘酷的魔掌裏，他是在一月前戰事最激烈的一個夜間被敵人俘了去的。他一連受了幾次酷刑，現在雖然逃跑了，但是他的右腿已經跛了。

族長疑惡他，同時又憐憫他。族長不再叫于陵當勤務兵了，而把他派在馬號裏幹喂馬的事務。

每天，衆人的眼睛都是惡意地凝視着于陵。爲了這，于陵感到氣憤中的憤懣。全旅中，只有副官長的老馬夫是同情的，老馬夫和他在馬號裏同睡在一個地鋪上，夜裏，老馬夫總是嗚嗚地

七七七



動他一些話。

在于陵的心上壓着一把火的種子。……

X X X

最近一次，敵人突然又用重兵進犯橫嶺關，這是一股奇險的關隘，守住它，可以保障晉南的平安；失了它，中流砥柱的這一大段黃河岸邊的大地將盡成塗炭！獨立旅和敵人在這橫嶺關上來往作了三晝夜的爭奪戰。

大炮像巨人的足音轟了地響，每隔一分鐘，從敵軍陣邊就有五顆連珠炮彈發到橫嶺關這邊來，附近山林的樹葉都被子彈和炮彈片掃落一空。戰士們死的死，傷的傷，就是連最後的一營預備隊也接上來用了。

奮戰事最後的一夜，明月照在旋繞的橫嶺關前，高族長的衛士旅已經傷亡殆盡。就在這午夜中，有幾個日本騎兵靈敏地翻到指揮部南來了！在如水的月光下，剩餘的兩個衛士連紛紛死在指揮部的石洞前了！緊接着，一隻烈馬直向族長的身邊衝來，在橫嶺關緊急的一剎間，突然有一個人影從旁邊的林子裏跳出來，攔住了敵騎的來路，個立即那個人被另一個敵騎用馬刀砍倒了。在這突然而來的紛亂中，族長脫身而逃了。

天微明，敵軍統帥潰退了，獨立旅的破旗插上了高嶺的橫嶺關。

中午，獨立旅的衛生隊和工兵連在村除敵屍

一匹馬在山野上飛馳而來，只一瞬間敵者乘馬爬上橫嶺關來了。

「報告族長，于陵打死了！」騎者氣喘喘地說。

「在那裏？」

「在關的左邊橫嶺，昨天指揮部的石洞前！」

「呵！……」族長驚呆了：「莫不就是他嗎！」

是的，昨夜因解救族長而被敵騎砍死的就是于陵。

「報告族長，于陵是……」騎者嗚嗚地說。

「是什麼！快說！」族長突然焦躁起來。

「騎衛生隊長說，于陵是一個……」

「呵！」族長不禁顫慄起來：「快把馬牽來！」

族長騎馬走下橫嶺關。

只一會兒，從關頭上可以看見兩匹馬向著左邊的山嶺奔馳去了。

X X X

老馬夫把故事講到這裏，突然沉默起來。這時，我吸完了第八顆煙，正為這個故事的總結結局而感到痛苦，老馬夫的突然沉默，更加使我我的內心添上了幾分沉重。在長久的沉默中，在我的眼睛一次斜視間，我突然發現老馬夫在低頭張

偷偷地拭眼淚。

我長嘆了一聲，隨聲問：

「她家裏的人呢？」

約莫經過一分鐘的光景，老馬夫才遲遲地答

：「兒子進運城的時候，把她的繩殺了，她的

哥哥跑到呂梁山幹了游擊隊。」

「她沒有父親了嗎？」我追問了一句。

我這問話好像刺傷了老馬夫的心，他由呢呢而嗚咽起來了！他乾瘦老而低垂的雙眉在抽搐着。他的斑白的髮髮在風中飄動。

又足足經過五分鐘的光景，老馬夫帶着嗚咽的嗓子說：

「官長，不瞞你說，于陵就是我的孩子！」

「呵呵！」我突然站起來，聽着地壓壓着匍伏在我腳邊的老馬夫，好像我在探索着這人悲慘的緣。

從橫嶺關那邊傳來了一陣哀婉的琴樂，我突然一把拉起了老馬夫：

「走吧，咱們一塊參加葬禮去，你孩子的靈魂有白流哩！」

X X X

事後我聽人家說，于陵這女孩子的死，獲得

了極大的勝利。因為于陵的死避免了族長的死

，才得以戰勝敵人，堅固了中條山幾百里的戰線

，保得了晉南的平安。



# 夜在泰國

辣辣

當大地上給籠罩着灰暗的夜的幕帷時談，埃風斯路又是那樣淡薄的色調了。那種急噪的，遊人拖不脫在柏油路上走動的聲響，也在夜的氣團裏漸漸地消失了下去。遺留在這夜裏的，只之那些在路傍發覺地垂着頭的鳴笛樹（註一）和那好像一條灰布帶子似地給拉得長長的柏油路，在顛倒地顛着。這道，一切都靜寂了，像將有着莫大的災禍要襲過來般地可怕。

東邊——聽到瀾滯河的一個狹窄而又動盪的巷弄裏，不時地傳來一聲聲的夜狗的叫喚。聲調是那末尖銳的，尖銳到會令那些在睡夢裏做着美夢的某些人們感到戰慄和不安。

是的，以往的暗殺事件，委實是太可怕了，荷頭至貨公司司的胖個子梁財主，和那老字號的茶葉行里區大少爺，就是在夜狗狂叫的那天晚上，給英國會里的勤好團砍去了腦袋。

人們對這些深刻的印像，並沒有讓它在自己底不寧靜的胸海裏消逝。而且，那在暹羅（註二）里喧鬧過一時的勤好團的勢力，却漸漸地向這較為偏僻的暹羅里伸張了過來，這是一種比警告書還要可怕的威脅，至少，在某些大商號的老板們，是有着同樣的感覺的，當夜狗狂叫的晚

上。梁財主遺孀的消息，像一劑與雷劑，激動了不少的人們，也似一個堅硬的鋼釘，刺痛了某些人們的腦海。

是一個春天的季節里。……在那邊有屋岸，那沒有月亮的夜晚裏，梁財主由公館里出來，剛走到門口的時候，從黑暗的小巷里伸出了一把鋒利的刀子，就那麼「刺」的一聲，腦袋瓜便血淋淋地掛在梁財主的額子上了……

這案子的發生。也許是只有梁財主自己，和利刀的主人，以及埃里斯路的少數的聰明人才會知道得更清楚。

從那個相繼發生的暗殺事件以後，埃風斯路的密探增加了，然而，這些在夜裏不斷地巡邏的幽靈，事實上却沒有減低某些人們的恐怖心理和不安的狀態。

夜深了！遠處還在斷續地拉過來夜狗的尖銳的叫喚聲。

緊靠在奧邊巷弄的階梯下坐着的，精明的警探比力剛和輪的助手雅斯，給吞沒在漆黑的夜色里，在出神而又沉靜地互相用眼色搜索着前面！

——那易於發現比暗殺還要可怕的，紅紅綠綠的冥冥暗處一個角落。然而，那裏，除了嗎啡樹在垂頭喪氣地呆頭在階梯下，就連那像平日風裏飄着個「歡心」的狗，也不易於發現。

——一到晚上就放了魔鬼們的世界。一種強烈的聲調，顯然從一個慣於抽吸「計茶」（註三）或羅斯的嗓子裏發出來的。死寂而悶重的高聲，算是給微弱的生息。從埃風斯路掠過來的風潮，衝過了人們的意識就像一個入經沙溪的旅行者，偶爾發現了一口幾乎枯竭了的古井般地，令人感到無聊的快意。

——中國人，唔——都發起瘋來了！果料實子好幾天來沒睡到好覺！

比力剛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抬眼頭呆呆地瞞着動盪的天空，然後，又發神淺氣地垂着額子，用右手的掌心，死死地托托着下巴！

——可不是嗎？自從日本和中國打起仗來後，別的不講，就單單是派查便把我果壞啦！中國人真的瘋了，舉手敲！暗殺啦！貼標語啦！真真幹得滿地開，倒了霉的却是那些偷賣日本貨的大老闆。還……



——噓——看，為我的中國人又來貼補新啦！

在托着下巴深思的比力附，俯着了魔條地跳了起來，當那氣地說，他用右手拍打着毛瑟槍，讓那骨碌碌地轉動的眼睛，注視着嗎啡樹下的那塊漆黑的地方。

——維斯朝着比力剛指着的地點，睜大着眼睛張望着——

——哦！他爬在地上啦——真奇地說，他讓右手在腦後的美堆裏亂抓了一陣——噓！這傢伙又發現我們了吧！

——他又聽到那個倒着的酒鬼，沙魯。他的時候；忽然，一道沙啞的而又那末粗澀的歌聲，劃破了死寂的高空，在夜的氣氛裏激盪：

——我的花娘嘯！

給我吧！

你弄開開花的愛情嘯！

讓我把它收藏！

收藏，永遠在我心坎的深處！……

——這老鬼簡直沒有出息，活了這麼大的年紀了，還弄不到一個老婆。老毛在撫摸花娘短的令人驚了驚心！

比力剛感嘆地說，他摸了摸嘴角上的鬍鬚和下巴的鬍子，用舌尖舐舐乾乾的嘴唇，一個苦惱地皺着眉，深藍的臉龐里掀起了一個年輪而美的女郎。甜紅，櫻實，埃里斯斯一帶的女人

，沒一個比得上甜紅的，蜜甜姐的家離從星都拔到埃里斯斯來的時候，比力剛便看中了她，經常地比力附常常到她家裏去，而且，還給她送了很

——碎——這老狗把自己的惡毒都忘記了！真丟了秦族人的臉，他媽的，就憑一個弱小無能的中國人有什麼了不起。聽吧！聽你和中國人混

——比力剛的臭夢變成了泡影，這種辛辣的味兒增加了他對中國人的仇視。

——比力剛咬着牙根，越罵越氣，他恨不得立刻跑到甜姐他家去，就那麼一個白刀子入，紅刀子出，結果，那個粗壯的老牛——甜姐他爹的性命，把甜姐搶回來。

坐在旁邊的維斯，像若無其事般的咀嚼着老葉，因為他知道，當比力剛想到了甜姐的時候，那種似瘋狗般的舉動，是任何人也不能加以遏止的，假如有的，那也許就是甜姐他自己。

——我的花娘嘯！

給我吧！

你那開開花的愛情嘯！

……

酒鬼沙魯走着忽高忽低的步子，怪費勁地唱

沙魯是個遠地的秦族人，他是渭河上的

……

——以後，他便發覺地需要一種刺激劑來調劑他那苦悶的單調的生活，而對他本身最好的刺激便是酒，酒成了他親愛的隨從者，他惟有這個除醉劑，才洗淨他內心的苦悶。

——今天，他又喝得醉醺醺地回來了，而且，還帶回一瓶新酒。

——晚安，酒鬼！我的沙魯哈特。

——比力剛輕輕地給他蓋了一句，然後，從口袋裏摸出了一個枯乾了的香葉，塞嘴巴風了進去，他抬起頭讓沙魯

——怎麼，又想起花娘來啦，聽說花娘準備嫁給中國人哪！

——比力剛有驚無恐地，他想，假如沙魯聽到消息後，至少，他會像平常一般地把酒得往空中一拋，那像飛騰了起來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今晚的沙魯卻吃了一顆完全丸似地怪象和地說：

——那有什麼關係，唔——日本兵不是給中國兵打得喊爹喊娘嗎？中國人也倒還不壞！

……

……

……

……

這突然地一句直爽的語氣，比力剛想不到會從一瓶酒鬼沙魯哈特的嘴里漏了出來。

「喂——酒鬼也寬大起來啦！你還弄真的把花娘捧了嗎？唉！花娘知道了真不知要如何地罵你呢！」維斯說，他從沙魯的寬闊的口袋里掏出了一瓶新酒：

「呀！這傢伙的酒量真強，渴腳了不算，還要帶着回去哪！」

他把酒瓶在空中搖擺着，以後，他扶開了軟木塞蓋子，狠命地呷了幾口，斜歪着頭，用眼睛睜了睜酒眼，——海！比力剛！骨管這個，真他媽的好味道，……

比力剛在嘔嘔咕咕地埋在埋恐着誰，一面却使着習熟的流氓慣常的本色，從維斯的手里，狠命地把酒瓶搶了過來，然後又使勁地從嘴上吐了一口濃痰：

中國美不美？哼！假如真的不壞，政府也不叫我們在巡邏巡查……

他發着，把酒從嘴里倒進去，就那天的咯洛咯洛地呷了好幾口，沙魯從一個口袋里取出一個燒焦了的香腸，遞給比力剛，自己却發起眼在地上坐着，嘴裏咕噥地又唱起歌來了。

花娘啊！

給我吧！

你那……

啊！够啦！個種的，活似給冤死鬼吃

過度醉——比力剛揉了揉眼，打了個呵欠。他站了起來，但却醉得有點支持不住了，回過頭，他在醉倒了的維斯的屁股上踢了一下……

這傢伙真不修，就醉倒啦！哈哈……

他把維斯推了一把，就那麼癡癡地靠在他底助手的身上睡着了。

夜深了，一切還是靜寂着，沙魯的影子在黑暗的巷角里消逝了！

第二天，那是當恐怖之夜已經過去了一個清晨。

埃里斯路和差力翁路的街道中，牆壁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和傳單，人們在鬧哄哄地跑跳着，叫嚷着，大批的警察在忙碌地攔截着壁上貼着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

一輪紅色的囚車，從差力翁路駛了過來，車的屁股後面捲起了滿天的灰塵。囚車給停息在埃里斯路的十字街口，在一陣雜亂的手鐐和鐵鍊交響着的聲調里。二十多個年青的中國人，被一大批警察押着走了，這其中還夾着一個拿着空酒瓶的泰國人——沙魯，在拖着鐵鍊走路，作為一個放國後檢會單底錫杆團的團員底沙魯，當他給人們發現了的時候，人們開始喧鬧起來了，確實，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亂飄的酒鬼，會這麼毫無顧忌地幫着中國人幹着救國的工作。

我的花娘啊！  
給我吧！

你那隨開花的愛情嘯！  
讓我把它變滅。  
在心坎的深處啊！

一陣低微的歌聲，夾雜着一叮叮的鐵鍊聲，從遠處飄了過來。

與跳着，鬧嚷着的人們沉默了，他們是在替一批救國的同志們請安哪！

下一個星期又將有着大批的愛國犯被解送回他底熱愛的祖國的懷抱啦！然而，我們底最愛的沙魯以及和沙魯一般的同情與援助中國抗戰底異國的朋友呢？他們將遭遇到些什麼樣的殘害啊！

(註一) 酸果樹

(註二) 京都——曼路

(註三) 千茶是一種早採的名稱

## 新刊介紹

廣西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委員會為輔導幹部進修起見特每月蒐羅全國著名報章雜誌編製「資料專導」一類為研究學術的檢查工具每期定價二角如文化團體以新刊交換可免發送贈通訊處：桂林中山公園廣西訓委會資料室



# 一個後方電台

(特寫)

路丁

這幾天，都沒有好好地睡覺了。他們三個人的臉色，爲了無暇不及工作過度的勞頓，已顯得很蒼白，尤其是王英的那一對眼睛，特別比他人來得枯澀。

先王坐在收發報機的前面，她的一隻手着深窩的許許的手，正在不停地轉動着刻度盤；並且在集中她的全副精神以聽聽從機器裏所發出來的每一個極微細的聲音。現在她們正是爲了要尋找和她們已隔斷了四五天消息的師部呼號在努力着。房子裏的空氣是顯得多麼沉悶，六隻祈求的眼睛都在呆望着她的表情，他們很希望在她的表情上能夠忽然找到一線驚喜的轉變，可是幾點鐘又過去了，先王的臉始終還是那樣沉靜地找不出絲毫希望的痕跡；那一雙不曾展開的眉頭只給他們以無限的愁悶。

「先王，這是我們再呼吧！——這是報真的捷報。」  
「甚麼？——帶着耳機子的先王，是聽不見別人說話的，她將耳機略提開了一點，才曉得他們是要她停止尋找聲音並再做一次呼號的試探。」  
於是她純熟的關上收報機的燈絲開關，又把

發報機的開關了。

「搖！——兩個搖機兵一得到她的「搖」的命令，手搖便開始轉動了。兩才驚過分緊張的沉靜而不敢高聲說話的他們，現在可以自由地談說，同時先王也可以閉起眼睛，讓絞繞了腦汁的神經休息一下。

先王的手迅速的在區上拍發着師部的呼號，他們是如何無聲地這聲聲的呼號能夠帶來遠在晉東南作戰的師部回答！但是，這樣不斷地遞過已經四天了，消息呢？仍然是沉寂的！

工作在這裏的三位，雖然是担任一個電台上整個報務的工作，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她們卻從未感到有什麼不能解決的難關過，在生活規律及工作順利的安寧下，她們是過着多麼快樂的日子。無論你何時走進她們的房門，只要不是她們通報的時間，你都不會感到寂寞的！尤其是那位被人叫做「小狗」的先王，一口四川話，即使一句不可笑的話也會被她講得可笑了；再加上「小貓」——「叔真」——的一口漂亮清脆的河北話配合起來，就更加熱鬧了！雖然王英是比較沉默些，可是當她們圍在一起的時候，她卻也是不甘落於

人後的一個。一鬼兒子，你們不許讓我睡覺。確實，她們在上午都是很安靜的，因爲近幾個月以來，白天爲擾亂不能收報，所以通報時間大半都挪到夜裏十一點鐘以後，她們每人每隔兩天就要過一次夜的生活，當早晨的陽光射進紗窗上的時候，她們這裏三個人中間的一個，才能開始得到安眠。沒有實際看到她們生活的人們，是誰也不相信她們是這樣艱苦的。

這幾天是前方最危險的時候，不但她們這裏是消息隔斷了，就是整個西安的電台也都是同她們一樣的與前方失去了聯絡，現在任她們是怎樣焦急，也不能將她們所拍發出去的呼號得到一點回應，尤其是她們的辦事處的主任，天天神魂不定的來回於報房中間，他比別人更急切的等待着，等待着前方能有一線影蹤的消息。

「總司令部的電話！」這是一個傳令兵遞來的報告。

「唉！總司令又來電話了，還有什麼辦法呢？」主任沉重的脚步跨出了報房。  
一天又過去了，她們還是這樣不分晝夜的守在機子的旁邊，這吵人的機聲，害得三個人都不

得安靜的睡去。

是端午節的早晨，總司令部的命令來了：限今天西安各師部各軍部的電台自下午二時到次日六時一律不准開機器，同時呼叫。原因大概是想到在一個端午佳節的晚上，敵人或許會休息的。

她們又開始了！因為昨夜已辛苦了先王同淑貞兩位，現在該是玉英接班。雖然玉英身體不大舒服，睜眼又覺得很利害，但是，她不得不勉強地捋扎一下，她還在担任着班長的職務哩。

「喂！你精神聽聽，這裏面多熱鬧啊！他們都出來了，都在各戰各的師部呼號！你聽，又又出來了，又又也出來了，好！我們現在也開始呼吧！看看今天誰能夠得到勝利！搖！」

搖擺兵又工作了。在嗚，嗚的粗沙的摩擦裏，纏着着着騰騰快運的K聲，她這樣地連呼了十幾分鐘，才歇了一聲一停！搖擺兵只覺她的命令，把嗓子停止了。

外面的電話鈴又響了，真是忙得應接不暇，因為凡是駐在西安的辦事處及各有關的電台這幾天時時都有電話來探詢她們的結果。一個小時很冷靜的地方，現在變得非常緊張與喧鬧。

她們不願放棄一分鐘，甚至一秒鐘，搖擺兵來換班了，她們也不停地輪流着呼叫。這位平時性子就很急燥的主任，每隔幾分鐘，總要跑來問一聲：「怎樣了？」而結果仍是默然將與的轉去。

土匪點起來了，這昏暗的燈光，照在這三位為單調又沒有回音的呼發所疲倦的臉上，顯得更灰白，到現在，她們已經繼續六個點鐘了。

是腦子發昏嗎？還是耳朵聽錯了？玉英忽然發現在43度上，有一個很飄渺的小聲音在呼叫S.S.Y.拿。不過因為當時她的腦子非常沉重，所以她不致相信這忽然出現的呼叫就是一週來她們所渴望的聲音！但是她鎮靜了好久，這並不是在做夢呀！已失去了血色的慘白的臉，立刻泛起了紅暈。

「哎呀！小貓，師部出來了！他說他們已經聽到我們的聲音，快去！快去報告主任！一句勝利歡呼，三個人跳起來了，誰能形容出來這個時候她們的興奮呢？她們血汗換來的勝利，她們忘記了疲倦，燈光下，台上的鐘正指在八點過五分的地方，這時窗外已經黑透了。

每人的臉上，都閃射着興奮的光采。大家都敢有一點聲息地凝視着那從玉英的手裏所寫出來的字母，心頭的歡躍，只有表現在每一個含笑

的臉上。

「趕快打電話報告總部！她們的主任高興得幾乎忘記了平日的莊嚴。

玉英現在正集中了她全付的注意力，她的手戰戰兢兢地不敢放鬆一個極微細的符號，啊！是一個多麼慶慶神聖的刻那！

主任忙著撥電報，她們兩位一個坐發電，一個站著翻，確實是一幅生動的場面！

消息立刻就傳開了，各有關的機關及會館都派人來探聽前方的消息，甚至幾位過去受訓時的教官也跑來了，一進門就嚷：「小貓小貓，我們來慶祝你們的最後的勝利。」於是她們的慶意，坐滿了許多熟悉的及生疏的客人，今天這裏充滿了談笑，真是前所未有的熱鬧。

「糟糕！他們的部隊即刻轉移，要我們停止到明晨四點鐘。你看，他們關上了燈子，我們這裏的報還未發完呢！這不是傷腦筋嗎？唉！」玉英放下了耳機，頓了一下腳站起來了，她的臉內為精神上過分的勞頓，顯得非常難看，額上滲出的虛汗，在一行行地往下流。

收進的電報被他們搶過去了，玉英緊蹙着，一雙鼻子站著，她有點害怕她會在人羣中昏倒。一直到十二點多鐘客人才陸續地走完，臨去時，都是向她們說着客套，並希望她們能為他們轉報，她們都欣然的允諾了，並答以願為大家發勞的話。

主任會笑着地走來安慰她們：「你們三位這幾天太辛苦了，今天晚上安心的休息吧！明天早上早點起來，別誤了時間！」

現在前後方的聯絡，只靠她們這一條僅有的生命線了。其餘的師部環沒有一點消息。

夜裏敲門的聲音，把她們震醒了好幾次，這些都是別天送來請她們代發的電報。小貓（淑貞）氣的把脚敲着床板。小狗就不住的直着「鬼鬼子。」

但是早晨她們從三點半鐘呼起，一直呼到中午，還是沒有一點回音，唉！又隔斷了。  
總部連夜送來五六件急電，各師部也送來許多代轉的電報，可是，她們沒有法子把它拾發出去，她們的心急得似油煎的一樣。

總司令部的電話，一個接一個地插來，問電報發出去了沒有？有沒有回音？這不是每個命一樣的叫天難過嗎？

幸而，在下了四點多鐘的時候又叫通了，情況還好，收進的報有十餘份，發出的也將近十份，可是淑貞的手裏覺得發酸幾乎抬不起來了。

「今天好痛快！」三個、喜歡得不以梨手，壓在肩頭的任務達到了，尤其正當這值得驕傲的關頭，她們的心，是感到多麼欣慰與興奮呀！

「啊！曹教官來了，今天我們非到街上好好地玩一下不可，我們過了一個禮拜不是人過的日子。」

「對！小胡，我們吃飽飯去，吃飽飯去！」曹教官看見她們桌上今天收了這許多份報，其樂也不少于她們！「喂，不要慌，此地有一份是師長給我們的，曹教官趕快給我們翻好，把其餘的交給司書房去。」

電報出齊了，大意是：前方部隊隨時都在作戰與移動中，電台不能按照平常規定備通報時間來工作，每天廿四小時，須隨時準備與師部聯絡，不得離開機器。

「廿四小時！三八二十四，好，就是每人八

小時吧！可是現在還要出去玩一下的，要爽，留個條子在此地，也許二十三號會來的！」  
結果一張信紙壓在茶杯的下面，後面照例地簽了一個「C」的名字，這是她們像貓狗的確寫。

一個小小的電台，竟成爲當時聯絡的總樞紐，她們沒有閒過日夜輪值着。  
沒有辦法，又是兩天斷絕了！總司令的電報，天天送來，並且都標着「十萬火急」的記號，但是發不出去又有什麼辦法呢？前方的部隊時時在移動中。

主任着急了，「許是機器壞了吧！」於是檢查天線，換電池，量電壓器，還將兩位教官請來坐在機器的旁邊，但機器仍是茫然。

夜深了，人們都已入睡了，但是她們還在靜靜地工作。三個人誰也不願意先回床上去睡，於是一個通報，其餘的兩個就伏在桌上休息，以等候着替換。

等到夜裏兩點鐘的時候，玉英實在支持不住了，手按在桌上，已不知道打什麼字，她差不多被機器的催眠曲搖得快要入睡了，那個靠牆坐的插機兵，眼皮已昏昏合攏，大概也快入了夢鄉吧。主任忽然在窗外敲起窗戶了：「姜班長，現在怎樣了？」

「嚇得玉英連忙睜眼：「唔唔……還沒有呼通哩！」她的心羞憤地跳個不止，「搖高一點！」插機兵也睜眼了。玉英一披眼睛：「怎樣？還兩點鐘了？真要不得，讓我來吧！」這才發瘋

地已流了一桌子的油。  
雞叫了，她們說坐在這裏。  
聽了三天消息，早晨終於又聯絡到了，因爲師部前兩天被迫退出XX城，現在又反攻收復了！

她們又繼續着工作！日以繼夜地！  
今天給散佈在西北的後方電台的女同學們，一個方面的介紹，她們守在崗上，崗位上緊門已有兩年了，我想那些以另眼相看的人們現在該線在黑角理再不敢開聲叫喚的嚇斷了吧！勝利的光在照耀着她們前進！願她們永遠地奮鬥下去！

文化界的新實戰 **文化導報** 出版了！

創刊號要目

- 中國文化黃金時代的到來…… 黃慶遠
- 服務的人生觀…… 謝國華
- 論文藝的產生公式…… 李朴園
- 和文藝工作者商討一兩個問題…… 葉祖浩
- 南進聲中敵海軍動向之檢討…… 蔣堅忍
- 從世界大戰的演變和發展中…… 魏瑞麟
- 證明中華民族精神之偉大…… 洪夫
- 歸程…… 洪夫

正義出版社發行 定價五角





## 幽房散記

段念茲

雖然看元好問的詩，覺得他太悲涼了。

一個人，生當國亡，感傷的心情，自盡與時俱增。但是，必須這人尚有良心，熱情，不肯做亡國奴才。近幾天來，看到莫洽的『法蘭的悲劇』，更痛苦萬分。因為自己這個國家，正踏上存亡絕續的關頭。

元道山詩說：「西本他年懷故國，野雞何處塞行人」。都是很沉痛的筆調，只是被人說他有些前風格就完事。好多文學史的作者，總喜歡在輕飄飄的上面用工夫。說某人造句如何，厚與如何等等，不肯在這人所處的環境上着想，更不同這人在當時社會裏的政治道德怎樣？把個人與做文，分開來看，所以顯得一切批評，特別支離破碎。這一類的文學史和文學史作者，也特別多。說得魯迅生不就有感於此，寫一部文學史，而終於未光稿。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也確實需要一部好的文學史，把一切零碎的零碎看法，完全改過，讓大眾看出一切民族作家的本來面目，只是這個工作，又非這個年頭，很倉卒能作好的，只好留待有心人於他年補了。

關於元好問的為人，自然不可苟同。因為他只知道忠於金人，不知道自己的血統裏，還包含有非女真的血統在。還在希特勒看來，簡直是叛徒，有不列解的謎。但這種詩人，在我國歷史上很多。最有名的，如吳梅村錢謙益之流，就是很好的例子。說山只是這悲故國的金朝，而梅

村牧齋之流，則變本加厲，轉過來向住仇人的清朝叩頭了。

前年的夏天，住在西安，看看「明紀兩略」，把煩熱的天氣，都以陰沉的心情轉過。今年，又當槐花飄落的時候，住在這一間陰暗的房子裏，也許不必再讀「明紀兩略」就會把這個煩熱的夏天渡過，但未必。因為一個人，要是有感覺，有積極性，在這一年來的現實環境裏，也會感覺得更陰沉了，況乎還有這樣一間幽暗的房子！

自然，民族前途，也正像黎明，有鬼影，也有綠色，綠色終於是與壓倒鬼影的，這是必然。

### 二

在軍事上，歷來保守的，總易於失敗，而攻擊的，才有可觀勝利。就是許多軍事家說過的。中國古代，也有過種種的戰略，李綱對宋高宗就曾說：「唯能戰乃能和」，不採取攻擊的姿勢，是保不住的。法蘭的失敗，甘茂林道殺人的戰略，應負很大的責任，應就是由「英法德」數參謀人員，完全把作戰重心，放在保守的戰略這一點上，才造成了這一個空前的悲劇。

岳飛在宋朝立國時，也一半由於他在當時的戰略，不大大容易為當時人所瞭解。假如照他他說，一切的方軍，都能協同動作，也許早時把金人趕出了長城，就是說後來蒙古的騎兵很厲害，成吉思汗的設法很厲害，也未必就很容易被把這種基礎粉碎。因為一種反攻，一種軍事勝利，不僅可以用於廣大的政治前途，而且可以鼓動陷溺的人心，重

則政治前途堪虞，人心陷溺日深，即不為人亡，亦當自亡，這是很危險的。

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反政時代！

彷彿記得「則祀南船」上，曾經載出一段瑣事說，清兵陷兩都後，顧壬曾經逃到蕪湖，被執將田邱所獲，逼迫他仍回南京，去見多鐸。這時，他坐着一隻扁輿，被兩個兵抬着，被南京的老百姓看到了，馬上就丟石子瓦片，向他的扁輿內亂投，他只好用一把油紙扇子，遮着他那一塊老羞的面皮，幾十個人看來涕淚交橫。一個民族的領袖，在平時要不能取得民衆的愛戴，胡作胡為，還可以勉強維持統治的尊嚴，一遇戰事失敗，大敵當前，則羣衆由清算到報復，石子瓦片，還算很輕的發洩。試看馬鬼的故事，唐玄宗運自己的愛人，一個無大責任的楊妃，都不能保障，豈不可惜！由此，我們連一個公務員，應當得到一個教訓，平時嬉戲，尚且苟全，一遇民族大難，要不饒顏待仇的話，那幸該當大於老百姓千萬倍了。

今天的社會生活，是不是都放在「反攻」這一個重心上的，還是讓大家猛省吧！尤其是有錢的人，應該猛省吧！

「宜和遺事」這一本書，在從前，是應該做皇帝的人，都去看一看的；在今後，每一個公務員，都應該備一本。因為這書，既很通俗，又有故事，放在公館內，並不妨礙。這一本薄薄的報告，就把這一個民族的民族，在前幾個世紀，所表演的悲劇，縮影歸縮的報告下來，留給這一個民族的子孫們看。假令這一本書，還無效，還不能刺激麻木的心臟，挽救墮落的靈魂，那就只好期望於一個暴烈的命令，堅苦的鞭策，否則那就只好等待一個比遊牧民族還壞的帝國主義，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好了。

我感到鐵一般的重壓，在這一時代裏，不能說，又不能不說。過去幾年來，幹着報紙，每一個深夜，我執筆筆，聽着響，懷有一個暗影，使我發抖，在我的眼前。這心情，並未改換，雖然我已放棄了那一個

工作，也許我早已成了一個半神經病狀的人了。

三

逃避是沒有方法的。

逃亡，張惶百道一散人，到青島去做了和尚，到後來都被漢奸合攔，被抓去殺了頭，才算完事。捷克投降後，布拉格的密務警察，在到捕人，不但共產黨和社會黨，就是一般和平主義者，投降派，也在德軍的控制下，隨着被監禁，屠殺，很少漏網，逃出生命來的。帝國主義的狂風上作，原比遊牧民族高強，使寇帝國主義者，又比帝國主義者更殘。因為他先天不足，封建性還很濃厚，不但新的科學化的刑罰，應有盡有；就是前世紀以前污穢人類的刑罰，都樣樣保留齊全，還是每一個接近前移的弟兄都知道的。

東方的鬥爭，就敵國方面看，確實帶着百分之百的原始性。范士伯的「日本的開闢」一書，又是不可不參攷的了。雖然我並未答應代價店推銷書籍，但古舊的「宜和遺事」和新鮮的「日本的開闢」這兩本書，確實不能不向外推薦。因為這「我心才安。雖然今年正月間調冰整失生會向我徵稿，問我一九四〇年要讀成書籍有什麼，我並未如約寫出來，但在我心裏，確實頗重推薦這兩本的。

前幾天，偶然看到一個美國作家，被德軍俘虜後，對一個美國記者談話，大意是這樣說，他被投降後的法軍的虐待，比被正牌的德軍虐待，還痛苦了幾萬倍。這令我們連想到，宋亡明亡的時候，一般漢奸，特別獻媚敵人，迫害同胞的情形。聽說現在的偽滿鐵廠軍，也特別兇殘，對着自己的國人。大約這是一種舊態，雖然卑劣，然而也很可憐。因為他們不遺餘力，就不能取得主子的親信，況且他們還想由洋人的胯下，祇看同胞的血跡，以便自己發財，養成肥頭大耳一流奴才呢！

你能不痛罵人類倫理的下降嗎？這才是真正的怪事！張弘瀛承囑對待宋明後裔的辦法，和汪精衛對待孤島志士的辦法，大同小異。編

這走門守。這夜有人和八民，和賊相勦的衝突。其實也並不稀奇。古今中外，幾千走一前此。明眼白善的賊才，也計覺得說說就是他的道理，讀讀他的詩，五言四言，四少，多抄錄，卡爾和伊風奇叫『在法定罪說』，那原是很自然的道理。

歐文龍臨危寄仲干詩說：

斗龍似危勢不支

誓生志定守難移

重經漢漢非吾事

匡元封疆是此時

惠化委因供獄鼓

未聞烈、樹降旗

一門百指論罪滿

惟有、大地知

這種光烈的抗、精神。後人應該學習。自殺，在平時，也許是一言一語，可以救其。但在戰時，在反對強暴奪人類的時候，則一種罪惡。今日守土的歷史，對着這種行，尤應激發熱能，雖然不是本人談話，但定也可抵抗于。最可惜的，是詩變壞的說辭，沒有來得及，把這詩讀出來，翻古他去讀，也許可以試改變強迫封建軍閥的毒蟲！

四

我也常常想，萬一時局逆轉，遭遇到乾坤變色的時候。我們就很困難了。開一家鐵礦廠子吧！自己不惟無技術，且亦確無資本。如果忽然在時局逆轉之前，乾坤變色之後，屋內倒置了一點合理的財，也不容易保存。因為范、伯先生已經告訴我們了：敵寇的憲兵特務，是會採取流氓誘騙的行為，把款、物、權，還是要使你傾家蕩產的。就是蘇聯或其中立國的人來了，他也會叫你乾乾淨淨，一絲不露，套不出根節，由

汪精衛得這這人，就把他們帶到敵寇早已預備好的大會開會去了。你是水靈法得見日目的。種種情形。不知我們日目的商界同志有所聞否？我很願想轉告在這裏。自然，一經這蘇聯想這華商界的外面，和這個四五萬五千萬人的祖國同胞，那裏並沒有這樣好的方法。恐怕全世界第一流的工程師，也拿不出這樣的圖案：要你一個人，能佔這花園裏，夏天吃葡萄，冬天得拿萬兩大球，才受這高干涉的。

劉文斌在明朝亡了的時候，自己的兩個外甥，都是這清朝的一品官，作大學士，作尚書，他老先生這不免被新朝迫的迫，將近六十歲了，還要被逐入獄，你又可以這這到，知幾份子。在夏亡的時候，是特別的困難的。彷彿那這這們，在這強時候，都特別與與發達，同時會與到你身上有變化的氣象，以致於他們就地撲斃，這也很難說的！再引一首顧炎武的海上詩吧：

一日入寒山風氣侵

秋光千里自荒涼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蒼生吊哭深

水湧山來白鳥

雲浮仙閣見黃金

此中何處無人世

祇恐離魂亂土心

試看這詩，已經很含蓄，半吞半吐的了，決不激發這這的明期。仇很聰明，對立固然，但還不容易保持作者的安全。剩下來的一條路，就只好頑強瘋狂，得神經瀉而死。否則就只好得罪祖先，約河子孫，向「維持會」叩頭。再不這就要像魏氏的博學，在學術上用工夫，做數下百年後的復興教育，奠下一種很複雜而又很堅固的基石。假如你不作這軍隊，這這路，只好跟你走了。因此這這不損你的祖先和子孫，只是看你的這這心，是否能走到頭腦了。



# 沙漠

## 牧詩

沙漠，做一個漢通而荒古的夢，用恐怖的色彩的趨性，誑惑着人們底心，永遠不敢去攪發，讓它底靈魂在寂寞裏生鏽。

沙漠是多麼沉默，靜穆，粗野，而又純潔：

世界上，只有沙漠是世界最初時的靑潔的面容。

——永遠奔馳着原始的生命力！

沙漠，大地原始的衣。而今，古舊的已失去溫暖，草莽律囚犯頭上蓬蓬的長髮；沙漠，如老年人乾涸的深陷的眼眶，個個陰鬱與困厄，用疲倦失色的光澤，探索着生命的泉流，而沙漠多少年代生命寄托給乾涸的河流，希望永遠在寂寞的歲月中心輝耀着。

這悲哀的沙漠，乾涸的河流，在悠久的世代裏也會哺育過民族的嬰兒，文化的碩果，在寒冷的風沙裏燃着希冀的熱情，在濃濃的幽暗中歌見上青枝抽出未來；河流也會激蕩過洪波，激理想的眼眸，翻騰地穿着風沙，瀟向行人，而又呼嘯着躍向太陽，用光顯的步伐，領着祖先們，仁慈的精靈變出無盡的希望，與生命的花朵，它張張派，用奔騰的波瀾把整個民族湧起，勝利而顯

神的魂痛，把生命交給人類與土地，於是人類的文化傳芳花開放在河邊，而它却漸漸的衰老了：

沙漠，民族底衰老的母親！

它，運籌着人類的心，燃着原始的愛。

當沉暗的天色圍到耳邊，夕陽灑下沙野，斜暉用未來派的藍色抹固希冀，牧民以落日喚回牛羊，純樸的歌聲遙揚向天野，像海鷗的輕歌掠過海波——

伊河朗，沙漠！

只道河邊草茫茫，

微風沙水牧牛羊，

肩搭着太陽與月亮，

沙漠，我底親娘！

撒下歡樂的種子

在這土地上

呀阿，紅臉，

點燃起熱情高漲；

點燃起熱情高漲；

點燃起熱情高漲；

點燃起熱情高漲；

點燃起熱情高漲；

點燃起熱情高漲；

點燃起熱情高漲；

現代的交通工具，特別發達，山林也並不閉。一黃石投費，一飛仙傳劍，那一類叫你復仇的機會，也顯不易得。只有在這個時候，靠你的組織，和你的策略，和敵人打倒底，才能保持你的生存自由，如果你還要一個自由的中國人話的話。

### 五

敵人的進攻，有時候，是用語言的。

這種動術，我國古已有之，近來我們又聽見德國，特別運用了這種動術，打败了聯軍，使英法軍隊，幾乎全部被語言殲滅，不需要怪聲飛機和噴火坦克，只需要幾張慣於虛語的嘴巴，就使馬希路防線，全然無用，這是莫洽亞先生曾經講過來的。

近來，我們的敵人，也學會了這種動術，事到慮遣，用意在使人恐怖，秩序混亂，好讓牠從容進擊，達成戰果，這是必須要提防的！

諺言，對於正在工作的人員，一無所用，且有對於消閑者，伏在靜等外面的人，才是一種極大的武器。它會使這個人恐慌，特別把耳朵和腿幹弄長，把眼睛緊閉起來，一聽到獵頭箭音，



期望那紅雲還有黃風烈烈

哈阿，沙漠我底靈魂……

沙漠上，沒有路，也沒有足跡，路有如災難的流屍散落在天野；只有自己才會走出路來……

趕駝人坐在駝峰背上，吹出嗚咽的呼聲——

金釘鏢，銀釘鏢，

釘釘鏢鏢過天山；

砂米麥不過伊犁河的美麗春，

狐皮裘，軟馬鞍，

格喇登凱，鼻煙桿，

兩呼嗚呼伊里朗，……

黃昏，俄幕前的草地上，少女用灼熱的胸腹，親切的貼着大地，靜靜地聽聽着牛羊的歸來，聽人們叩着奶茶，拉着低啾的聲調，像一支彩筆，寫下那純杪的語句，勾勒出沙漠的光彩，悲哀，希望與生命的紛繁。

幾千年前戰爭的野火在沙漠上點起了熄滅，聽覺們用自己的血寫紅沙漠，而又被風沙淹沒了，多少次，草原塵成生的鬥爭的戰場，留下毀滅後的荒涼，戰士們將駝馬套上耕犁拓荒。

當長夜在沙野靜靜睡眠，朝歌在山崗撕去睡次，牧民們又變動在流蕩的風裏，山歌，手唱，馬嘯，蹄聲，風呼，譜一曲沙漠的戀歌……

黃 河 月 刊

而今，歐人生怕沙漠的靈魂動成泥，用炮火滅碎那遠古的長夢。

蒸的火舌，挾着血色的煙雲，像風沙翻過沙漠，它，燃起久埋在沙地的烽火，燒醒久睡沙漠的號手。

牧民們，荷一支短銃，騎着馬，迎着擴面的風火，讓微的路牙打着沙野，那聲音是怨尤，是憤怒，是希望。

牧民的心永遠連着沙漠，望着牛羊……風沙埋去燒毀的蓬帳，埋去血的鞭痕，烙印

……

被毀的便是新的呵！牧民院視那沙漠連着天宇的線痕跨上駝馬，在駝門裏帶出一條生財血路，拾起復活的歷史。

當春風吹起黃沙香，當雪山流下山溪，當白雪埋葬的冬日，在每分每秒的時刻中，那綠色的

人，綠色的馬，綠色的沙漠在駝門裏成長着……新的生命在陰寒裏出芽，在風沙裏開花。沙漠沒有老，春草，野花在熱戀着它。

它靜了，從來沒經過這般的快樂，然而它沒有昏迷，它要比往日清醒的多。

沙漠，在亞細亞的大地上站起來了！它最高……

(完)

二卷七期

伸長了耳朵，虛心接受，再伸長了腿幹，存心聽透，是不需要靜閉眼睛，去看任何實際情形的。就這也足以妨害軍事行動，必須要防制冒險，不然反攻是會受到影響的。因為他可以幫助敵人侵略，解除自己的武裝，這是萬分危險的陷坑。我們必須防止謠言！

但這必須在事實改進上着手，要能真正把握關要的精神，總動員起來，使謠言無隙可入，這才是較妥的辦法。同時，要使接受謠言的有關階級，要能真正為民族國家做事，不讓他的耳和腦，越來越長，為造謠者服務！

時局確實到了很緊要的階段，要大家奮勇戰鬥，團結為沙治要緊，反攻為軍事大旨，這是每一個軍民應當力行的！

外國的軍事家，都說中國軍隊的英勇，實在是超越敵人，這是事實。只要大家努力，勝利就在眼前，試想我們的先民，是怎樣驅逐了匈奴，緬且和女真侵略者呢？

室外的天色是黑的，星星是閃閃發光的，這正象徵了我們的時代：雖然黑暗是很黑暗的，戰士却是很光明的，不戰鬥爭，力求進步，必然會帶來曙色和新鮮空氣。

請購用

黃·河·墨·水·

七八九



# 追念

## 悼受乾兄

寒玲

晨風在原野上吹拂着，細弱的麥苗濕漉漉地輕微的搖蕩，淡紅的朝霞映在遠方的山梢上。從樓窗上，可以望見嶺南的石榴花懶懶着紅豔的朝霞。這幽美的景色給了人們多少温情與活力呵！

生命，青春，像陣陣清風的朝陽，在剎那間被不可預測的暴風摧折沉湮了。

× × × × ×

這是一個微風細雨的午夜，發昏的燭光在風中掙扎着它不願死滅的生命。這間充滿愁慘氣氛的室內，只有時鐘的清響聲和悲嘆聲，陪伴着這悽寂的深夜。

我默默地坐在桌邊，凝視地凝視着一個銀白的鏡框裏，你含着青春的活力，微笑着的笑容。我的眼前，我的腦中，我的心緒，像撲扇一樣湧出了你那憔悴的姿影。

二月的東風，帶來了春意，那是一個微寒的清涼，初春的陽光照耀地射在窗前，碧綠的麥田中，你何時的來到我的窗前，我用生疏的眼光注視着你這位陌生的來客。由於你的介紹，那宏壯的「夜在列寧」的詩篇，突然在我的記憶中泛起，久已為我崇拜的詩篇，這是我第一次的相見，我深深記起你那壯麗的詩篇，是由一個健強，和有活潑活力的青年寫出來的。

初秋的一個夜晚，漆黑的天空中，閃爍着幾顆銀星，隨着舒舒落落的殘葉，被夜來的風掃蕩着，你同野的身影又出現在一條生滿荒草的小徑上，我親切地招呼你們到我室內，然而你為了懷念着那如燈下的孤獨者，你丟下了野，匆忙的離開了我的樓前。

燈光下，野遞給我你的「射擊手之歌」，那壯麗的筆調，撼動着每個戰士的心。我為千萬戰士們默禱着：願他們把這壯麗火熱的詩篇，隨着戰火的蔓延，朗誦遍祖國的疆場上。但，誰能想到？從今後，你的詩篇，却再沒有出現……

嚴厲的西北風在今季的荒郊上咆哮着，午夜，天空被厚厚的黃沙遮蓋了，辦公室靜悄悄的，沒有聲響，沒有笑談，更沒有樂器的吹奏，一切都沉沒在寂寂中。我鬱悶地走下樓梯，迎面，你匆忙的奔上來，手裏塞給一卷印刷品：

「喜，對你送來的。」

我被你的匆忙忙住了，我迷惘地望著那卷詩篇，等我拾起那卷時，你的官影已消失在黃沙的風中。這，誰曉得就是最後的一面？誰又知道你就永遠消失在旋風中，而終久沒有過飽滿的風沙呢！

× × × × ×

今夜，這悽寂的深夜，即不停的敲着窗子，桌上的蠟燭在搖曳着，晶瑩地灑在床上流淚。唉！這淒涼的夜呵，把我殘破靈魂拖進了悲哀的思憶中。

兩個月前，暮靄中，我同品走到你的墓前，墓碑上的一塊受乾三個大字，像針一樣刺着我的眼睛，我的頭發着熱，晶瑩着淚淚悽悽的望着我說：

「你今天看見的乾……」

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我兀自喃喃着，想着這是一場午夜可怖的噩夢，一個可怕的幻影，然而我在昏迷中被墳場邊耕牛的吼聲驚醒了，我望着那堆黃土，不禁落下幾滴悲傷的淚水，我詛咒着：死呵，它真是一個有殘威的魔手，它抓去了人們的青春，生命，帶走了人們的事業前程！死呵，是多麼的殘忍，多麼的冷酷……

六個月前，你還是那輕捷的飛在人間，此刻你却孤獨的躺在那荒郊上。雖然人世給予你那樣的刺激與痛苦，但，你總願由痛苦中去求接新的希望。你的一生，猶如鋼鐵獨犯的引夢，到此刻同你一起寂滅。我想你是多麼的不甘心，多麼的悲憤與哀怨。現在，你的品雖然是過着人間最黯淡的日子，雖然漫在悲慘的深淵中，但為了你，為了你的心願，為了你未完成的事業，她仍在痛苦中掙扎着來繼承你的遺業，繼續踐踏着你未走完的路。

江南的風，吹來了一片悲涼的詩篇，上個清

× × × × ×

× × × × ×

# 蠶的故事

東明

人愛憐撫摸，  
比挺着，  
綢緞之絳壯，  
圓睜的郁香，  
就飛着，  
紅燭之光亮！  
幼年的蠶，  
就在這，  
世上的歡樂中生長。  
不幸，  
歡樂就是歡樂。  
一絲的享受，  
也才飄着倘若分管！  
況且，蠶更是一個  
羸弱的小蟲。  
剛剛八齡，  
在滋養，  
就進入工廠。  
沙沙，沙沙伊  
壓壓的新郎！  
害怕它，  
它緊緊抓住不放。  
藍綉紅綉的發母，  
不論是日出日落，

雲夜監視着，  
一刻不容鬆懈。  
這樣灰色的時光，  
是魔鬼傾軋給奴隸的枷鎖！  
因此，  
緊皺住眉的頰項。  
上帝也不肯睡一絲自由，  
動奴隸的臉上！  
伊的心靈，  
是深秋碧空的飛鳥，  
忽然，  
濃霧瀰漫了它棲息的森林，  
竟不見，  
自己的家鄉！  
伊的身體，  
成了黃河具的小蟹。  
至龍門，  
躍不上滾向東海的波浪！  
風日緩緩，  
蠶花舞香。  
人間底怡愉，  
那會飄上蠶的心房！  
伊渺渺望，  
從此認定了！

黃河月刊

二卷七期

滿着人生的愁慘，那不肯的囚禁；一公公婆終歲  
手一這六個字作石塊一樣投着，被晶的變或  
也爲之戰慄！孤單單那羣失了扶持的姊妹們，她  
將如何去支持呢？現在那膝下的孩子們，將如何  
去拯救呢？呵，乾片，這寬大的担子又壓着那晶  
的肩止，她不知道怎樣去撫慰那羣失了父母的  
孩子們，晶的心，更不知道要怎樣在艱苦的生活裏，  
去尋求救濟給那幼弱的一羣，使他們都  
能在個個中忘掉人間那悲慘與冷酷，在生活中能  
壯的成長起來。  
然而，蒼兒，這苦難的歲月，晶怎樣去度  
過呢？……  
今夜的細雨，觸起了晶的虛傷，她想起了也  
是這樣一個細雨的午夜，你們是那種親切地談着  
話，被熱的淚珠點點。火爐的同樣受着人羣的  
給品，你……  
一朵朵花使我的一顆心，我對人羣的事業，  
將用最虔誠的熱情和信心去完成它！……  
今夜的這朵花仍象鮮紅的粘在晶的床頭，但是  
你却冷靜的丟下了她，丟下了一切！呵，不，不，  
是你丟下了一切，而是一切遺棄了你！乾兒，你  
會傷心吧，其實你生前的一切，仍是令人仰慕，  
令人讚頌，你的熱情仍像不凋花一樣，火紅的燦  
爛在每個友人的心上。  
不，不，像這一個風雨的深夜，你一個人躺  
在那寂寞的床頭，晶了緊在懷懷你，她的眼淚像  
斷線的珠子，成串的洒落下來，這該怎樣去安慰  
她呢？呵，我願她所纏着：願今夜你的英靈飛  
入她的夢中，撫慰她一顆破碎了的心。……  
一九四一、八、長安。

自己是生就的羔羊！  
當雷伴霜，  
寒地地歲月，  
度過了童年，  
大風雨的時代，  
與伊的  
青春劃時並長。  
祖國的原野上，  
黃帝的手錶們，  
到處呼喚解放。  
雷，一顆脆弱的心靈，  
經不起迷夢的襲擊！  
許多許多，  
幸福的幻想，  
向伊毛空里吹颺。  
伊，突然，  
像萍梗一般，  
飄着飄着，  
飄到了武漢，  
找尋自己的  
家鄉，工廠，  
家鄉，情郎。  
不幸得很呵！  
伊，大失所望！  
這裏的工廠，  
依然是人家的工廠。  
這裏，  
光是養母的模樣，  
還是凶狠如豺狼。  
丈夫，  
雖不大令人厭惡，

却十分瘋狂！  
可憐的雷，  
經受過無數，  
就倒在大街小巷。  
狼狽，張惶！  
光險似箭呵！  
日月如梭。  
悲劇。  
雖是一條悠長民族途。  
快樂，  
也有穩定的方向。  
雷滿燃起的烽火！  
擦去了，  
雷的灰色時光。  
伊，打碎囚犯的鐵錐，  
伴着一批苦難的朋友，  
如雷收養代，  
一個強悍的部落，  
趕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在西北草原，  
脫去了一套自由的工裝！  
每當工暇，  
伊，開步前思的當兒。  
嘖一嘖！  
聚城坡上的煙囪，  
渭水岸邊的新房！  
不知爲了什麼？  
這地方  
伊覺得是自己的家鄉。  
工作的時候，

雷，好像和機器化合了。  
機器的飛騰抖擻，  
就像伊的脈搏血脈，  
伊的言語，  
也是連連低歌吧！  
伊是機器，  
機器和伊一樣。  
在這樣的日子裏生活，  
太陽總吐着金色的光芒！  
每次，  
雷跨過牽綠的小溪，  
馳進自己的工廠。  
或回到自己的寓所。  
路途，  
蒼涼的隘口上，  
參差着雪白色的標語，  
如白日一曬，  
映向伊的眼眶：  
——完成百萬條軍毯，  
建設經濟國防。  
織成五十萬疋軍布，  
樹立生產國防。  
工廠即是戰場，  
我們就在前線，  
把敵人掃蕩！  
雷，現在已三十八歲了！  
過去的日子，  
沒有這樣的興奮過！  
老是說：  
「祇要是與鬼子打仗，  
死了！心也舒暢！」

# 懷濟南

創文

久別了，濟南！  
久別了，濟南！

我憂鬱地

想像你的風貌，

我惆悵地，

寫出我的懷念。

你

北關的小江南；

大明湖的綠影，

千佛山的風烟，

荷香溢出古城堞，

柳條拴住了多少留戀！

誰會忘記

那個池子湧出珍珠，

那個泉里飄着金線；

在那裏，千年前

一個女郎人

會寫下了她的哀怨，

窮不斷的離愁，

理不清的糾紛。

誰會忘記

那凄清的月夜風，

一聲河簫一聲歌，  
湖水溶化了生活的困苦，  
梨花飄

輕輕地敲破辛酸。

那鐵公祠畔，

幾百年來

曾留下多少讚嘆，

爲了抵抗侵略，

他捐出肝腦；

於是個個道徽公，

人人說鐵玄，

這名子，至今

在人們心頭點燃。

呵！不幸的事來了，

那是烽火的一七年！

革命的大炮

轟碎了「長驅將軍」的地盤；

你的身上

也就滲滿血腥的斑點；

幾千人命，

多少萬財產，

燬滅於倭寇的

焚燒

槍彈……

可是鐵臂推車

怎能阻止巨輪的滾碾，

青天白日的旗幟，

終於飄遍黃河的南北岸！

人們

披掉心頭的灰髮，

翻下希望的種子，

你，也恢復了康健！

呵！不幸的事又來了，

這是起自煙雲的廣濶槍聲！

海盜的手

扼住你的喉嚨，

又蒙住你的眼；

個我知道

那勇敢的人們，

正以生命的花朵，

換取你的明天！

他們戰鬥，

他們高歌，

黃河是他們合唱的大絃！

呵，濟南！

我彷彿

聽到你深沈的呻吟，

也聽到你雄壯的吶喊；

那名物的柔手

彷彿又摸去了

我痛心的響聲！

而我啊，

只有遙遠地

想像你的風貌，

寫出我的懷念！

代郵

國青先生：

請運示地址，俾便寄贈稿費

黃河編輯部

× × ×

李德華先生：

見黃河二卷三期之信稿裏，有

答先生之疑問，有盡文聲君託探

閣下住址已久，請將住址及通稱函

速函陝西咸陽城內西大街高順號李

鴻志，以便轉答。

李鴻志謹啓

# 黃河信箱

## 編後

編者

積康先生：

爲篇幅所限，對先生提出之小問題只敢簡單答覆。

一、小說中間分有(一)、(二)、(三)等字樣，及懸記報告文學之詞有小題目，這都是爲了便讀者閱目及作者自己的方便，抓住重心，易於明瞭。

二、文藝包涵在文學裏面，這原稿不是文藝作家。

三、「詞」字與「離」字合在一起，才能稱爲形容詞，「離」字是助動詞。

四、神韻歌詞的意思，這詞是四處巡閱一番，如「西窗的迴想」，洗禮是基督教上的名詞，謂之受洗，以水爲潔淨之劑，福音通則之有詞賦或感傷的氣息，如「革命的歌詞」等。

此說

學安

編者

盤運先生：

每天都有很多讀者來信詢問關於寫作方面的問題，現在此地限於篇幅，請詳細談話先生在本刊將隨發表之讀者來信來信，那裏面對於寫作上之各種問題均有詳細的解答。

再見

努力

編者

首先向讀者諸君道歉，本刊因社中人事更換和印刷所更換，以致誤了出版期，下月我們決定再辦，而且要想辦法使牠以後再不脫期才好。

冰先生到華山養病去了，本期的稿子是我們幾個人共同編的，三篇論文中有關需要關於寫作指導的，一定爲青年朋友所歡迎，冰先生寫的給青年作家的信和一個女兵的自傳，將連續在本刊發表，希望讀者諸君注意。

爆炸是描寫一個東北的抗戰真實故事，在結構和文字方面雖然還有些欠缺的地方，但作者是一位很有學習精神的青年作家，爆炸是她的處女作，我相信作者的前途將是不可限量的。

碧野先生算是很對得起我們西北的讀者了，他前次在前方給我們寫了「獻」，這回來到西安又給我們寫了「千陵」，此後還希望他繼續不斷地有作品在本刊發表。

抗戰以後，散文的產量似乎減少了，這其間不好的現象，本期登了三篇，希望朋友們對於小說、報告和散文各欄，多多惠稿，報欄比前略有增加。這附帶聲明一句，此後凡關於訂閱黃河或詢問黃河信件，請直接寄本社業務部，切勿誤寫郵局郵局爲禱！

我們到了XX支隊的防地，休息了片刻，便到了他們的春耕地區。

太陽已到我們的頭頂了，正在工作着的老百姓與士兵都光着膀子，流着大汗，像才從澡堂裏出來的一樣，我問某連長作了幾天，他說：「三天了。」

在那裏春耕的士兵有一營，老百姓有百餘名，另外還可以看到春耕指導團的同志也在那裏工作着。有的鋤地，有的犁地，有的正在灌水。有的正在播種，有的在揣摩着自己種的麥，他們才真正的作到了「軍民合作」。

在XX城附近還有各機關的公務員和學生，他們也在那裏種菜，澆地，作着生產的工作。

「新門新村」是今年新建的，新村的老百姓都是從敵區逃出來的，還有各地被難的同胞，他們也領了地，在春耕，他們爲着建設「新門新村」而努力，爲新的中國在奮鬥着。

我們在回來的途中，太陽已鑽入了廬山，耳邊仍不斷的聽到這樣的說話。

「你種的快完啦沒有？」

「快！再兩天就可完！」

「XX軍的戰友就是好，真實力氣。」

「……」

間或還可以聽見「軍民合作」「開荒歌」和幾套齊編流行的山歌。

同時還可以時常看到新門日報上刊登的正在與敵人對峙的防區，也作着強大春耕的運動。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  
陝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登記證字第六十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人們的眼裏，耳裏。

### 三 全面進行曲

在春耕期間，取消人民的一切攤派，是有着重大的意義，除將官租，縣區鄉行政費等各種款項取消外，並由省府保證嗣後不得再有任何攤派，這在擴大春耕運動上，不能說沒有幫助吧！

實行農村貸款也在擴大春耕運動上，佔着重要的一環，猶如緩進省舉辦農村貸款普民衆書中說：「政府爲了扶植農村經濟，幫助農人種地，特由合作事業管理處，專事指導大家組織合作社，辦理農村貸款事情……同胞們！現在到了春耕季節，你們務須體貼政府對大家設法的善意，服從政府的指導，努力種地，使我們後春的軍糧民食，不致困難……」

二十九年的秋季，綏西曾發起過一個熱烈而有力的志願戰士運動，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參加的有三千餘人，傅將軍爲了加強春耕的力量；特令去秋參加的志願戰士分（一）有家有地有生產能力的志願春耕；（二）有家有地，有生產能力，但其家中人口衆多，不幫本人耕種者，暫免還鄉；（三）有家無地者，俟有家有地者還鄉後，再行還鄉。協助春耕，並由黨政軍團配合施行政治訓練十日，提倡政治認識。

在三千志願戰士中！除服務前線，負有特殊

戰鬥任務外，參加生產的有千餘名，同時於四月一日，各縣區鄉的大小大小在各地開着熱烈而盛大的歡迎會，歡迎這千位民族戰士協助春耕。

一萬兵工修渠一在擴大春耕運動中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工作，因爲在荒涼的西北，一年四季之中，是很難得到雨的，尤其是夏天更沒有雨。這裏的田苗都是靠黃河的水來灌溉，綏西的渠像網一樣的佈滿了大地，所以在這裏修渠是有非常必要的。

四月的天氣在西北的人們，還穿着棉衣，戰士們，當然也不諱例外的。他們揮着鋤，鋤——修渠的武器，在四月的薰風裏，被吹送到河畔。工作開始了，政治指導員，連長，幹友，都在不停的工作着，汗像雨點似的流了下來，他們的勁兒越來越大。只聽着「加油啊！指導員今天請客……」。

### 四 春耕原野上的巡禮

討厭的烏鴉把人們從夢裏驚醒，征人代耕隊的「後生」（註）拉着牛，拉着犁，一列列的都跑到田裏去了。

一天上午，我和幾位同志到××地，經過這一羣爲出征軍人家裏而春耕的年青後生的工作區，我和×君趁他們休息的時間，作了片刻的談

話。征人代耕隊的後生，都是由各縣挑選的，他們的身體像牛一樣的結實，他們穿的衣服是很可笑的；在綏西的老百姓冬季都穿一身皮衣，近來因物價的暴漲，老百姓連皮也穿不起，所以，他們把冬季的皮衣拆過來，把毛向外便可當作夏衣，據說：穿上還很爽快，他們不穿鞋，都是赤腳，遠遠的看去好像是一羣壯大的「羊」在那裏活動着。

「你們的名字叫什麼？」我開始問了，他們一一的告訴了我，我接着問他們爲什麼給旁人種地呢？他們笑嘻嘻的打開了話匣子：「我們本來不願給人種地，可是因爲我們家裏的弟兄多，又因爲他們的兒子，傭們的丈夫，都在前線上和日本鬼子拚命去了，所以我們這些後生就來給我們種地，以盡到義務……抗……戰……軍人……家裏的……責任……」又說：「我們心種一畝地，我們就少一分打日本的力量……」他們用宏亮的嗓子回答了我們的問話。

人的影子，慢慢的由四圍向了東，我們對峙了運糧位後生向前邊去了。

一開荒呢開荒  
前方的將士要軍機  
大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話肥他  
我們努力耕織  
我們很早就聽到一羣孩子們裝着很細的嘆音唱着。

# 黃河信箱

## 編後

編者

積匪先生：  
爲篇幅所限，對先生提出之小問題只敢簡單  
的答覆。

一、小說中間分有(一)、(二)、(三)  
等字樣，及遊記報告文學之類有小題目，這都是  
爲了使讀者矚目及作者自己的方便，抓住重心，  
易於明瞭。

二、文體包括在文學裏面，靈氣絕不是文藝  
作家。

三、「詞」字與「藍」字合在一起，才能稱  
爲形容詞，「地」字是助動詞。

四、禮讚是歌頌的意思，這詩是四處巡閱一  
番，如「河東的巡迴」，「洗禮」是基督教上的名詞  
，謂之受洗，以水爲潔淨之劑，福音通而之有訓  
練或感化的意思，如「革命的洗禮」等。

此說 學友 編者

靈瓏先生：

每天都有很多讀者來信詢問關於寫作方面的  
問題，現在此地限於篇幅，請詳閱冰盛先生在本  
刊將繼續發表之給青年作家的信，那裏面對於寫  
作上之各種問題均有詳細的函達。

再見 祝

努力

編者

首先向讀者諸君道歉，本刊因社中人事更動  
和印刷所更換，以致誤了出版期，下月我們  
決定兩期，而且要想辦法使牠以後再不耽擱才  
好。

冰盛先生到華山養病去了，本期的稿子是我  
們幾個人共同編的，三篇論文中有關篇是屬於寫  
作指導的，一定爲青年朋友所歡迎，冰盛先生的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和一個女兵的自傳，將連續在  
本刊發表，希望讀者諸君注意。

爆炸是描寫一個東北的抗戰真實故事，在情  
和文字方面雖然還有些欠成熟的地方，但作者  
是一位很有學習精神的青年作家，爆炸是他的處  
女作，我相信作者的前途將是不可限量的。

碧野先生算是很對得起我們西北的讀者了，  
他這次在前方給我們寫了「獻」，這回來對西安  
又給我們寫了「子陵」，此後還希望他繼續不斷  
地有作品在本刊發表。

抗戰以後，散文的產量似乎減少了，這其個  
不好的現象，本期送了三篇，希望朋友們對於小  
說，報告和散文各圖，多多惠稿，報酬比前略有  
增加。還帶聲明一句，此後凡關於訂閱黃河或  
詢問黃河稿件，請直接寄本社業務部，切勿誤寫  
編輯部爲禱！

我們到了XX交際的防地，休息了片刻，便  
到了他們的奉耕地區。  
太厚已到我們的頭頂了，正在工作着的老百  
姓與士兵都光着膀子，流着大汗，像才從深處裏  
出來的一樣，我問某連長作了幾天，他說：「三天  
了。」

在這裏奉耕的士兵有一營，老百姓有百餘名  
，另外還可以看到奉耕督導團的同志也在那裏工  
作着。有的鋤地，有的犁地，有的正在澆水。有  
的正在播種，有的在撫摩着自己種的麥，他們才  
真正的作到了一軍民合作。」

在XX城附近還有各機關的公務員和學生，  
他們也在那裏種菜，澆地，作着生產的工作。  
「奮鬥新村」是今年新建的，新村的老百姓  
，都是從敵區逃出來的，還有各地被難的問題，  
他們也領了地，在奉耕，他們爲着建設「奮鬥新  
村」而努力，爲新的中國在奮鬥着。

我們在回來的途中，太陽已鑽入了廊山，耳  
邊仍不斷的聽到這樣的談話。  
「你種的快完啦沒有。」  
「快！再兩天就可完！」  
「XX又XX軍的戰友就是好，真賣力氣。」  
「……………」

間或還可以聽見「軍民合作」「開荒歌」和  
發奏響流行的山歌。  
同時還可以時常看到奮鬥日報上刊登的正在  
與敵人對峙的防區，也作着擴大奉耕的運動。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登記證字第六十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